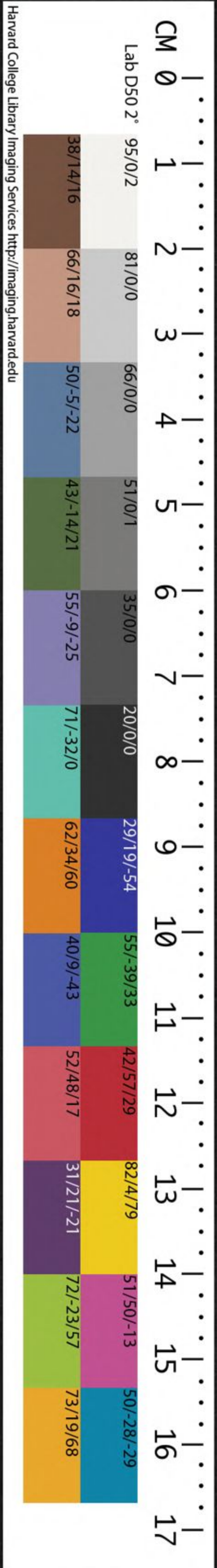


T 695/8438

6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SEP 13 1960



春秋

公羊

二傳

附左氏傳

姜兆錫彙義

昭公

各稱襄公子母齊歸

元年

庚申

春王正月公即位

穀梁繼正即位正也

此條之義已見傳者嫌繼子野非正故明之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

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

招常遙反虢公牟作郭穀梁作郭左傳正月乙未會于虢

尋宋之盟也祁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于晉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戚懼又如宋子木之信稱于諸侯猶詐晉而駕焉况不信之尤者乎楚重得志于晉晉之耻也子相晉國以為盟主于今七年矣再合諸侯三合大夫服齊狄寧東夏平秦亂城淳于師徒不頓國家不能民無誇議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有令各矣而終之以耻午也是懼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子曰武受賜矣然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于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非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所害也。武將信以為本術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穠是藁。雖有饑饉。必有豐年。且吾聞之。能信不為人下。詩曰。不慳不賊。鮮不為則。信也。吾不能是難。楚不為患。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晉人許之。三月甲辰盟。○罷音皮。○吾不能信。乃是禍難而楚不足患也。

〔公羊〕此陳侯之弟招也。何以不稱弟貶。曷為貶為殺。世子偃師。貶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大夫相殺稱人。其稱名氏以殺何。言將自是弑君也。今將爾。詞曷為與親弑者同。君親無義。將則必誅焉。然則曷為不于其弑焉。貶以親者弑。然後其罪惡甚。春秋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罪惡。貶絕然後罪惡見者。貶絕以見罪惡也。今招之罪已重矣。曷為復貶乎。此著招之有罪也。何著乎招之有罪。言楚之託乎討招以滅陳也。此發

書陳公子招不書陳侯之弟招之義也。後八年書陳侯之弟招殺世子偃師。此不書弟而書公子。是貶也。不稱人而稱名氏。謂八年書陳侯之弟招殺世子。與大夫相殺稱人者異。將自是弑君。謂殺世子。即與兄親弑君者同。其時不貶稱公子而稱弟。正罪其以公弟之親行弑逆之變。故此變弟為公子。罪之。招罪已重而豫貶其罪于此者。以楚人方抗于會。恐其乘釁滅國。而託于此貶之也。然按胡傳。公子其本稱弟者。因事而稱也。則以書公子為貶者。其說曲矣。又况豫貶之說為尤支乎。餘詳以經傳參之。

三月取郟

郟音運。公卒作運。左傳。季武子伐莒。取郟。莒人告于會。

樂桓子相趙文子。欲求貨于季孫。而為之請。使請帶焉。弗與。梁其。經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為。人之有牆。以蔽惡也。牆之隙。壞誰之咎也。衛而惡之。吾又甚焉。雖怨季孫。魯國何罪。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怨。然。鮒也。賄弗與。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趙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患難不越官。信也。圖國忘死。貞也。謀主三者。義也。有是四者。又可戮乎。乃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畏威而敬命矣。子若免之。

以勸左右可也若子之群吏處不辟汚出不逃難其何患之有
子會而赦有罪又賞其賢諸侯其誰不欣焉望楚而歸之固請
諸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經刑去聲○惡之謂
見其惡也禍言做盡也故裂裳與之以示不逆也

公至運者何內之邑也其言取之何不聽也此孫鄭書取之義

言做為內諱也然
胡傳義亦不同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鍼音鉗左傳秦后子有寵于桓如二君子

景其母曰弗去懼選癸卯鍼適晉其車于
乘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后子享晉侯造舟于河
十里舍車曰雍及絳歸取酬幣終事八反司馬侯問焉日子之
車盡于此而已乎對曰此之謂矣矣若誰少此吾何以得見友
叔齊以告公且曰秦公子必歸臣聞君子能知其過必有令圖
令圖天所贊也○選去聲見現同女汝同○后子即鍼也逐
之言數擲君責數其罪而奔其對司馬謂以車多獲罪是也

公羊秦無大夫此何以書仕諸晉也曷為仕諸晉有千乘之國

而不能容其世弟故君子謂之出奔也此孫書弟鍼及書出奔
晉之義也言以君不容

弟而出奔在晉蓋
罪其教之不早也

穀梁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奔之

惡也惡去聲○此亦
公羊之義也

六月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大如字鹵公穀並作原左傳晉中
行穆子敗無終及群狄于大原崇

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其車必克因諸阨
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為行五乘為三伍荀吳之僕人
不肯即卒斬以徇為五陳以相離兩于前伍于後專為右角參
為左角偏為前拒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阨
隘同其供同行音杭乘去聲拒音舉○崇聚也或曰尚也供當
也言狄將勝我也乘有三人計五乘十有五人故為三伍離麗
也或曰散也兩伍
專參偏即五陣名

公羊此大鹵也曷為謂之大原地物從中國邑人名從主人原

者何上平曰原下平曰隰此釋稱大原為大鹵之義也地
與物公稱其邑其人名私稱也

穀梁傳曰中國曰太原夷狄曰大鹵號從中國名從主人此又釋稱

大原為大鹵之義也號謂大原之號名謂大鹵之名

秋叔弓帥師疆鄆田左傳叔弓帥師疆鄆田因莒亂也于是莒務

君子曰莒展之不立棄人也夫人可棄乎詩曰無競維人善矣○替音茂夫音扶

公羊疆鄆田者何與莒為竟也與莒為竟則曷為帥師而往畏

莒也此發疆鄆田書帥師之義也與莒為境其地乃魯與莒封疆之境故畏莒而帥師以疆理之也

穀梁疆之為言猶竟也此亦公羊之義也

二年辛酉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左傳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

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服襪服也

公羊其言至河乃復何不敢進也此發至何乃復之義也

穀梁耻如也故若有疾也公如晉而不得入季孫宿如晉而得

入惡季孫宿也惡去聲○此又發至河乃復之義也按經書公

有疾而傳云晉有疾者書有疾為實有疾不書有疾為托有疾蓋公以非禮取辱故著之也然公不往季孫往致服已足愈

見公之不必往取辱矣則非惡季孫之謂也傳義覺支

三年壬戌冬北燕伯款出奔齊燕平聲左傳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冬燕大夫比以殺

公之外嬖公懼奔齊其曰北燕伯款出奔齊罪之也○此與避酒台也

穀梁其曰北燕從也此釋稱北燕之名已見

四年癸亥秋七月楚子蔡然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

齊慶封殺之左傳秋七月楚子蔡然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宋大夫從使屈申圍未方八月申由克

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初戮慶封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唯逆命是以在此其肯從于戮乎播于諸侯焉用之

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于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麋而代之以盟諸侯王使速殺之遂以諸侯滅賴賴子面縛御壁士袒輿觀從之進于中軍王問諸椒舉對曰成王克許許偕公如是王親釋其縛受壁焚觀王從之遷賴于郟○從去聲其恭同觀音觀○弑君謂黨杼而弑莊公也

公羊此伐吳也其言執齊慶封何為齊誅也其為齊誅奈何慶封走之吳吳封之于防也然則曷為不言伐防不與諸侯專封

也慶封之罪何脅齊君而制齊國也此發執齊慶封之義也按襄二十八年慶封來奔後

奔吳吳封之于朱方而公羊為防穀梁以為鍾離蓋傳訛與邠異名而同實與齊君謂景公也

穀梁此入而殺其不言人何也慶封封于吳鍾離也其不言伐鍾離何也不與吳封也慶封封以齊氏何也為齊討也靈王使人以慶封令于軍中曰有若齊慶封弑其君者乎慶封曰子一

息我亦且一言曰有若楚公子圍弑其兄之子而代之為君者

乎軍人粲然皆笑慶封弑其君而不以弑君之罪罪之者不與

楚討也慶封不為靈王服也春秋之義用貴治賤用賢治不肖

而不以亂治亂孔子曰懷惡而討雖死不服其斯之謂與為齊

之為去聲與平聲○此發殺慶封不書八而慶封書齊之義也息猶休也懷惡而討猶言以燕伐燕也然聖經楚子麋不書卒

慶封乃傳會之詞而左穀或以此成其弑君之案蓋亦未為徵信矣詳見事義慎考

遂厥賴公穀作厲左傳見上

穀梁遂繼事也義已見

秋九月取郟左傳九月取郟言易也苦亂者丘公立而下撫郟郟叛而來故曰取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

公羊其言取之何滅之也滅之則其言取之何內大惡諱也此發

諱滅為取之義也然按襄六年書莒人滅鄆而今又謂諱滅為取者前莒人滅鄆非滅鄆也穀梁謂鄆取異姓以准祭有滅亡之道耳則此乃鄆見滅于魯與莒無與也公羊之義蓋即前穀梁莒人滅鄆之義與

五年甲子春王正月舍中軍

舍音捨左傳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以書使杜洩告于殯日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敢告杜洩曰夫子唯不欲毀也故盟諸倍閱詛諸五父之衢受其書而投之師士而哭之殯叔孫氏之柩也

公羊舍中軍者何復古也然則曷為不言三卿五亦有中三亦

有中此發舍中軍之義也魯次國舊二軍今舍中軍而止存上下二軍故云復古襄十一年作三軍傳釋三軍為三卿今不言舍三卿而言舍中軍者前若言作中軍則五亦有中三亦有中不知何中故不言作中軍而言作三卿以明其為三軍今則前已言作三軍矣故言舍中軍則其為三軍之中可知也然古制有十二軍六軍二軍二軍一軍之稱而無五軍之稱五亦

有中訓義蓋支而復古之說尤不免為強臣愚也蓋古制名存而實亡其變甚矣詳胡傳參義

穀梁書復正也此亦公羊之義也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左傳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牟夷非卿而書尊地也莒人愬

于晉晉侯欲止公范獻子曰不可人朝而執之誘也討不以師而誘以成之倚也為盟主而犯此二者無乃不可乎請歸之聞而歸師討焉乃歸公

公羊莒牟夷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重地也其言

及防茲來奔何不以私邑累公邑也

此發書莒牟夷與書及之義也地有公私故書及以

別之若襄二十一年庚其以漆間丘來奔皆私邑不書及矣然三傳重地之說皆非雖非地也但來奔例必書各

穀梁以者不以者也來奔者不言出及防茲以大及小也莒無

大夫其曰牟夷何也以其地來也以地來則何以書也重地也

公柔傳 卷一
此亦公羊之義也

秋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蚡公羊作瀆穀梁作賁左傳秋七月公至自晉莒人來討戊辰叔係敗諸蚡泉莒未陳也○陳去聲

公羊瀆泉者何直泉也直泉者何涌泉也此釋瀆泉之名也見爾雅釋泉

穀梁狄人謂賁泉失台號從中國名從主人台音胎○此亦釋賁泉之名也中國

號賁泉狄人名失台莒亦狄俗故云

秦伯卒

公羊何以不名秦者夷也匿嫡之名也其名何嫡得之也此發秦伯

卒不名之義也本條未詳註云夷俗嫡于生匿不以名既長不論嫡否擇勇猛者立之文十八年秦伯瑩卒宣四年秦伯栢卒書名者三人蓋以嫡得立故名其庶得立則不名也然其說蓋支按劉氏云諸侯卒不名者多矣可悉謂之夷俗乎則公羊之

說非矣餘詳宿男滕侯卒及事義慎考

六年乙丑

七年丙寅春王正月暨齊平暨其器反左傳齊侯伐北燕將細簡公也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齊求之也

已齊侯次于魏燕人行成曰倣邑知罪敢不聽命先君之倣器齊以謝罪公孫晉曰受服而退侯豐而動可也二月戊午盟于濡上燕人歸燕姬賂以瑤璫玉櫝耳不克而還○貪賂故宋平也服謂行成也以姬及貨賂之遂不克納而還

穀梁平者成也暨猶暨暨也暨者不得已也以外及內曰暨此

暨之義已見然按經及左氏傳此承六年冬齊侯伐北燕而言而穀梁以外及內曰暨亦此意也若胡傳謂魯暨齊平則與經文及左氏傳並違而亦非穀梁以外及內曰暨之義矣胡氏或以三月有叔孫如齊泄盟之文而為此傳與然上文齊伐北燕此際相承而下文叔孫如齊泄盟則中隔公如楚條恐亦不合舍經文近取以據遠脉而顯背左氏傳之明文也此條胡傳始未可從

三月叔孫婁如齊泚盟婁音

穀梁位也內之前定之辭謂之泚外之前定之辭謂之來義已

見倍二年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左傳秋八月衛襄公卒晉大夫言于范獻

子曰衛事晉為睦晉不禮焉庇其賊人而

取其地故諸侯貳詩曰春令在原兄弟急難又曰死喪之戚兄

弟孔懷兄弟之不逮于是乎不弔况遠人誰能歸之今又不禮

于衛之嗣備必叛我是絕諸侯也獻子以告韓宣子宣子悅使

獻子如衛弔且追命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

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余敢忘高祖亞圍

穀梁鄉曰衛齊惡今日衛侯惡何為君臣同名也君子不奪人

名不奪人親之所名重其所以來也王父名子也鄉去聲八年

臣同名惡之義也君子謂君也言臣同名于君而不令改者君

子無奪人名之義而其無奪人名之義者以名命于親重其所

以來而不得奪也又言王父在則父不名而尊

王父以名之是亦不奪人親之所名之義也

八年丁未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左傳陳哀公元妃鄭姬生

偃下妃生公子勝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哀公

有廢疾三月甲申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大子偃師而立公子留

夏四月辛亥哀公縊于徵師赴于楚且告有立君公子勝愬之

于楚楚人執而殺之公子留奔鄭書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

偃師罪在招也楚人執陳行人于徵

穀梁鄉曰陳公子招今日陳侯之弟招何也曰盡其親所以惡

招也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此其志何也世子云者唯君之貳

也云可以重之存焉志之也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屬通其弟

云者親之也親而殺之惡也惡去聲○此發前書公子招今書

弟明其為先君之公子今君之母弟是極言其親也云可以重

之存者所謂傳重也則兩下相殺不志于春秋非矣餘義見元

公傳昭公

年公
子招

夏四月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

穀梁稱人以執大夫執有罪也稱行人怨接干上也此發書人及書行人

之義也怨猶罪也接猶連也然執有罪之義殆非劉氏曰惡格而殺徵師非其罪也右者兵交侵在其間可也

秋蒐于紅左傳秋大蒐于紅白根

公羊蒐者何簡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此發書蒐之義也義見桓六年大閱

穀梁正也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艾蘭以為防置旃

以為轅門以葛覆質以為絜流旁握御暨者不得人車軌塵馬

候蹄拾會旅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過防弗逐不從奔

之道也面傷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

士眾以習射于射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

中則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此又發書蒐之義也云正也者

謂因秋蒐以習武于禮為大此之謂正也艾刈也防之言限也

旃旗各葛或作褐毛布也質權也絜門中限也流流通謂建旃

表門之旒也曰寸日握擊挂也礙也謂轅門之旒旁去車兩轆

各四寸若御挂礙斯為抽御乃不令人也車則塵不出軌馬則

蹄必應候此御者不失其馳習射而中謂志正體直比禮比樂

之類也然按本傳范註謂常事不書而此書者以後比年大蒐

失禮因此以見正也而胡傳則謂秋非宜蒐之時紅非常蒐之

地蒐不書公非主蒐之人蓋皆不待貶而見矣則傳亦始存其制可耳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魚左傳九月楚公

子乘疾帥師奉孫吳圍陳宋戴惡會之冬十一月壬午滅陳與

嬖袁克殺馬毀玉以葬楚人將殺之請置之既又請私私于帷

加絰于顙而逃使穿封戌為陳公○楚惡其葬袁公踰禮將殺之克乃請賣馬玉不用也請私謂盡臣禮故于帷加絰而因逃

穀梁惡楚子也

此發書滅陳之義也由左氏傳袁克請私之義推之則招魚雖可討而滅陳為已甚矣

葬陳哀公

左傳見上

穀梁不與楚滅閔公也

此發陳滅書葬之義也滅國則不書葬閔其為荆蠻所滅故書葬以存陳也蓋

雖陳袁克葬之會葬之禮有未盡也而經義昭然矣

九年夏四月陳災

災公穀作火左傳夏四月陳災鄆碑盜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于座問其

故對曰陳水屬也火水妃也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陳逐楚而建陳也妃以五成故曰五年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妃音配下同相去聲○按左之失証此類是也

公羊陳已滅矣其言陳火何存陳也曰存陳悌矣曷為存陳滅

人之國執人之罪人殺人之賊葬人之君若是則陳存悌矣

○此發陳滅書災之義悌之言悲即穀梁所謂閔也已滅而云存陳亦悲矣

穀梁國曰災邑曰火火不志此何以志閔陳而存之也

此發陳滅書火

之義也註曰猶書陳火者不與楚滅也不可以比全國書火而已然而必書者所謂閔而存之也

十年

十有一年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般音班左傳楚子在

申召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會而無信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饗蔡侯于申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公子棄疾帥師圍蔡韓宣子問于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罪于其君而不能其民天將假手于楚以斃之何故不克然則問之不信以信不可再也楚王奉孫吳以討于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今又誘蔡而殺其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蔡克有緡以喪其國紂克東夷而隕其身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德而降之罰也○假大也

〔公羊〕楚子虔何以名絕曷為絕之為其誘討也此討賊也雖誘之則曷為絕之懷惡而討不義君子不予也為其之為去聲○此發各楚子虔之義也懷惡謂欲滅之也胡傳從之

〔殺梁〕何為名之也夷狄之君誘中國之君而殺之故謹而名之也稱時稱月稱日稱地謹之也此發各虔及書時月日地之義也然按穀傳祇就本條誘殺以發書各之義公羊則據左氏合下滅國言之春秋之教比事屬辭合下滅蔡執用觀之而後書各之義見猶書災合上滅陳放殺觀之而後書災之義見耳不然討賊之義申雖誘何遠絕之哉

楚公子稟疾帥師圍蔡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大蒐于比蒲左傳五月齊歸薨大蒐于比蒲非禮也

〔公羊〕大蒐者何簡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此發書大蒐之義已見然春秋

此事屬詞不如左氏之言得之

秋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左傳九月葬齊歸公不感晉士之送葬者歸以語史趙史趙曰必為魯郊

侍者曰何故曰不思親祖不歸也叔向日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感國不恤喪不思君也君無感容不顧親也國不思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殆其失國○語去聲○郊謂出居于郊也祖不歸謂不令之歸也

〔公羊〕齊歸者何昭公之母也此釋齊歸之名也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有穀梁作友左傳冬十一

月楚子滅蔡用隱天子于岡山中無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為用况用諸侯乎王必悔之

〔公羊〕此未踰年之君也其稱世子何不君靈公不成其子也不君靈公則曷為不成其子誅君之子不立非怒也無繼也惡乎用之用之防也其用之防奈何蓋以築防也惡平聲○此發蔡有不稱子而稱世

子之義也嗣君未踰年例稱子不當稱世子以靈公弑父而立不成其為君故其子當喪而立亦不成其為子也誅猶討也弑父之君當絕不繼非遷怒也以築防蓋因築防而用之祀神也然按胡傳有于父喪不斂不葬義不共戴雖主其喪未君其位故止稱世子而不稱子也則不君靈公不成其子之說亦悖矣燕可伐齊非伐燕之人况父子乎

穀梁此子也其曰世子何也不與楚殺也一事注乎志所以惡

楚子也惡去聲○此又發不稱子而稱世子之義也殺蔡二君以取其國故變子言世子使若未得其君者然一事注乎志謂事託于討賊而志實註于滅國也故惡之也然有本末踰年稱子之君二傳一謂其惡靈公而稱世子一謂其惡楚子而稱世子義固不倫矣考胡傳蔡被圍八月而滅時勢恐迫世子蓋未暇即位其義與左傳同而書執又明世子不屈服而見執也此其義蓋

視二傳為勝矣

十有二年辛未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燕平聲左傳十二年春齊高偃納北燕伯

欵于唐因其眾也○
陽即高唐燕別邑

公羊伯于陽者何公子陽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在側者曰子

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爾所不知何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則齊

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為之也其詞則丘有罪焉爾此條合以納北燕伯

于陽句陽燕地也而傳乃裂伯于陽三字為句蓋為公子陽生怪已甚矣况變以聖言証之乎何注又妄謂孔子時年二十三具知其事善說者誤公為伯誤子為于陽字存生字滅恐人不盡知故闕而不革以存信史而不敢于盟主之間輕置詞以取罪也以臆証聖而轉借聖人闕疑之學以文之甚矣其怪而無忌憚也

穀梁納者內不受也燕伯之不名何也不以高偃擊燕伯也此

燕伯書納及不名之義也然其義亦支

夏公如晉至河乃復左傳公如晉至河乃復取鄭之役晉人翹于

遂如晉○鄭音梗愁銀

去聲○取鄭在十年

殺梁季孫氏不遂乎晉也此蔡如晉乃復之義也不使遂平

之皆季氏所為公 晉乃復

冬晉伐鮮虞左傳晉荀息會齊師者假道于鮮虞遂入昔陽秋

也

殺梁其曰晉狄之也其狄之何也不正其與夷狄交伐中國故

狄稱之也此蔡伐鮮虞書國之義也楚以詐滅陳及蔡晉亦以

詐滅肥伐鮮虞故如狄例止稱國也然按全經凡諸

傳稱三條書國之義皆不倫

十有三年王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左

楚子之為令尹也殺大司馬薳掩而取其室及即位奪薳居國
遷許而質許圍蔡有寵于王王之滅蔡也其父死焉王使與
于守而行申之會越大夫戮焉王奪剛韋邈中樂又奪成然邑
而使

莫成然皆王所不禮也因群喪職之族啟越大夫常壽過作亂

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觀起之死也其子從在蔡事朝吳曰

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試之以蔡公之命召子于子晉及郊

而告之情強與之盟又襲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觀從使子于

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已向于蔡口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

盟而遣之矣將師而從之蔡人聚將執之辭曰失賊成軍而殺

余何益乃釋之朝吳曰二子若將死亡則如違之以待所濟

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且蓋上何適而可眾曰與之乃

奉蔡公名二子而盟于鄧依陳蔡人以國楚公子比公子黑肱

以入楚及郊陳蔡欲為名故請為武軍蔡公知之曰欲速且役

病矣請藩而已乃藩為軍蔡公使須務牟與史俾先入因正僕

人殺太子祿及公子罷敵公子比為王公子黑肱為令尹次于

魚陂公子棄疾為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書

之且日先歸復所後者劓師及訾梁而潰王聞群公子之死也

自投于車下日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

而無子知擠于溝壑矣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右尹

子革曰請待于郊以聽國人王曰眾怒不可犯也日若入于大

都而乞師于諸侯王曰皆叛矣日若亡于諸侯以聽大國之圖

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祗取辱焉然丹乃歸于楚王公夏將欲入

三

邾羊尹無字之子申亥曰吾父再奸王命王弗誅惠孰大焉君不可忍惠不可棄吾其從王乃求王遇諸棘闈以歸夏五月癸亥王縊于羊尹申亥氏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蓮音委質音致與守並去聲過平聲強上聲巳音紀葬音即葉音攝裸音彼罷音皮比音毗必沿同羊音米好音干○蔓成然即成然子于即比蔡公即棄疾也觀從朝吳本蔡人告之情謂假蔡公命以名之而及郊始告以情也食謂食蔡公之食食用拄者假為會且盟也名武軍者築營壘為復仇之名也然月即子革也

公牟此弑其君其言歸何歸無惡于弑立也歸無惡于弑立者何靈王為無道作乾谿之臺三年不成楚公子棄疾脅比而立之然後令于乾谿之役曰比已立矣後歸者不得復其田里眾罷而去之靈王經而死罷音皮○此發弑其君言歸之義也按左氏十二年靈王使五大夫帥師圍徐以懼吳王次于乾谿為之援今云靈王為無道作乾谿之臺三年而不成者蓋次于乾谿為臺已踰年矣然胡傳不取其義詳下文

穀梁自晉晉有奉焉爾歸而弑不言歸言歸非弑也歸一事也

弑一事也而遂言之以比之歸弑比不弑也弑君者曰不日比

不弑也此發弑書歸歸書自晉及弑不書日之義也比雖弑而非弑者言歸則非弑一也以比之歸弑則比非弑二也不日則比非弑三也然其義皆支按胡傳謂比未嘗一日為虐之臣而經書弑其君虐者明比非衛子鮮魯叔牙之義而爵祿有列于朝出入有詔于國者也其迹未嘗一日為臣故公牟謂書歸為無惡于弑立而其義未嘗不為臣故胡傳謂書弑乃不

蔑乎君臣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殺公牟作弑左傳觀從謂于干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也于干曰余不忍也子

王曰人將忍子吾不忍侯也乃行國每夜駭曰王入矣乙卯夜棄疾傳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使莫成然走告于于子皆曰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將來矣君若早自問也可以無辱眾怒如水火焉不可為謀又有呼而走至者曰衆至矣二子皆自殺丙辰棄疾即位名曰熊居葬子于于嘗貫嘗放殺囚衣之王服而流諸漢乃取而葬之以靖國人使子旗為令尹楚師還

自徐吳人敗諸豫章獲其五帥平王封陳蔡復遷邑致群賂施
 舍寬民宥罪舉職名觀從王曰唯爾所欲對曰臣之先佐開土
 乃使為卜尹他日辛尹申亥以王極告乃改葬之初其王無冢
 適有龍于五人無適立焉乃有事于群望而祈曰請神擇于五
 人者使主社稷乃福以璧見于群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
 既乃與巴姬密埋璧于大室之庭使五人齊而入再拜康王跨之
 靈王肘加焉子于子皆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厭紐闕
 韋龜屬成然焉且曰棄禮違命楚其危哉子于歸韓宜于問于
 叔向曰子于其濟乎對曰難宜子曰何難對曰取國有五難有
 寵而無人一也有有人而無主二也有主而無謀三也有謀而無
 民四也有民而無德五也子于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
 達者可謂無人矣盡親叛可謂無主無謀而動可謂無謀為羈
 終世可謂無民亡無愛德可謂無德涉五難以弒君誰能濟
 之有楚國者其樂疾乎君陳蔡城外屬焉苛慝不作盜賊伏隱
 私欲不遠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國民信之芊姓有亂必子實立
 楚之常也獲神一也有民二也合德三也寵貴四也居常五也
 有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子于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
 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其貴亡其寵棄民無懷焉國無與
 焉將何以立宜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對曰齊桓衛姬之子
 也有寵于倍有鮑叔牙賓須無陽明以為輔佐有管衛以為外

主有國高以為內主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藏賄不從欲施舍
 不佞求善不厭是以有國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于
 獻好學而不武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為
 腹心有媿擊賈作以為脰股有齊宋秦楚以為外主有樂卻狐
 先以為內主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棄民民從而與之獻無
 異親民無異望天方相晉將何以代文此二君者異于子于其
 有寵于國有與主無施于民無援于外去晉而不送歸楚而不
 逆何以冀國○呼去聲下同衣去聲其音恭道音的下同見音
 現大音黍齊齋同長上聲下同厭壓同屬音燭芊音米去數並
 上聲遠去聲亡音無從從同相去聲施去聲○韋龜以其子屬
 平王也

公羊比已立矣其稱公子何其意不當也其意不當則曷為加

弒焉爾比之義宜乎效死不立大夫相殺稱人此其稱名氏以

弒何言將自是為君也此發比不書君而書公子及弒之者不

其意也但未能效死不立故及于難且歸自是為君故
 稱名氏以弒矣然經實書殺而改為弒則其訓皆支

穀梁公子棄疾殺公子比當上之辭也當上之辭者謂不稱人
以殺乃以君殺之也討賊以當上之辭殺非弑也比之不弑有

四取國者稱國以弑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比不嫌也春秋不

以嫌伐嫌棄疾主其事故嫌也此又發不稱人曰殺及不稱國

以殺而不稱名如衛人殺州吁齊人殺無知是也弑君者或稱人

國以弑而不稱名如晉弑其君州蒲之屬是也今不稱人而稱

名以殺故知以比當君也然但曰比當君則殺比非討賊明而

非弑君亦明矣比之非弑有因未詳凡取國者稱國以弑今書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則于比無為君之嫌但兩公子以弟殺

其兄為嫌耳蓋春秋之義以賢治不肖不以嫌伐嫌緣公子棄

疾主其事故于比無為君之嫌而加以為君之嫌也然以胡傳參之義亦未盡義詳胡傳參義

季孫意如以歸公至自會

與去聲左傳為取耶故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

並微會告于吳秋晉侯會吳子于良水道不可吳子辭乃還七

月丙寅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半舌鮒攝司馬遂合諸侯于

平正子產子太叔相鄭伯以會子產以帳幕九張行于太叔以

四十既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次于衛地叔鮒求貨于

衛潞芻蕘者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篋錡曰諸侯事晉未

敢攜貳况衛在君之宇下而敢有異志芻蕘者異于他日敢請

之叔向受羹反錡曰晉有羊舌鮒者賈無厭亦將及矣為此

役也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吝從之未退而禁之晉人將尋盟

齊人不可晉人使叔向告劉獻公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

盟以底信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

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天子之老請率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啟

與晉禮主盟懼有不治奉承齊犧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既聞命矣敬其以往遲速唯君叔向日諸侯有間矣不可以不示衆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施壬申復施之諸侯畏之邾人莒人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我之不其魯故之以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訛以絕兄弟之國棄周公之後亦唯君寡君聞命矣叔向日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况其率道其向敵之有牛雖瘡債子豚上其畏不死南蒯子仲之憂其庸可棄乎若奉晉之衆用諸侯之師因邾莒杞郟之怒以討魯罪問其二憂何求而弗克魯人懼聽命甲戌同盟于平丘齊服也令諸侯日中造于除矣西退朝于產命外僕速張于除于太叔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子產聞其未張也使速往乃無張矣及盟子產爭承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鄭伯虜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為請諸侯靖兵好以為事行理之命無月不至貢之無藝小國有關所以得罪也諸侯修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既盟子大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賣乎子產曰晉政多門貳論之不暇何暇討國不

競亦陵何國之為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幕蒙之使飲人守之司鐸射懷錦奉盃飲水以蒲伏焉守者御之乃與之錦而入晉人以平子歸子服湫從○為去聲鄭音梗館音附幕音莫厭平聲底音止覆音禩共音恭射音石又如字伏音俯湫子小反○潘縱也聽命不盟也債什也猶伏也言牛伏豚上必死也不死猶言豈不死男謂男服周制九服侯甸男采衛要夷鎮蕃也或以伯男讀蓋非陵替也飲猶酌也水六飲之一時方盛暑故假進此以營澤也蕭伏竊往也御禦同止也

公羊公不與盟者何公不見與盟也公不見與盟大夫執何以

致會不耻也曷為不耻諸侯遂亂反陳蔡君子不耻不與焉

去聲下同○此蔡公不與盟之義也言諸侯將計楚亂棄疾乃封陳蔡以說諸侯是諸侯從此遂亂而盟主之令替矣不會非耻也然按胡傳此條蓋責晉棄德任力故直書公不與盟而不以為耻其與楚反陳蔡事全無涉此傳徒以下文書陳侯蔡侯歸國遂誤牽為一而生此說是比事屬詞之義例未審也况楚棄疾封陳復蔡是舉最為合義初非懼衆討而以是說諸侯如果此盟同外楚而楚懼而封陳蔡則是盟又為合盟而不得以不與盟為不足耻矣本傳之率如此胡傳之不取其說也宜哉

穀梁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公不與盟者可以與而不與譏在

公也其曰善是盟也此發公不與盟而書日之義也公不與盟當從外盟之例而不日今書日註謂因楚

有難而使陳蔡之君得反國故為善也然按經及左氏傳外楚之義病同公羊而書日之義尤支其註所稱陳蔡之君得反國

為善而譏公之不與是盟視公羊諸侯遂亂反陳蔡而君子不耻不與之說覺稍融但按經及左氏傳則終覺胡傳為勝耳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左傳楚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于荆焉平王即位既封陳

蔡而皆復之禮也魯太子之子廬歸于蔡禮也悼太子之子吳歸于陳禮也

公羊此皆滅國也其言歸何不與諸侯專封也此發書歸之義胡傳從之

穀梁善其成之會而歸之故謹而日之此未嘗有國也使如失

國辭然者不與楚滅也此發上會書日及此書歸之義也成之會猶言成之于會也因陳蔡歸國故于

上會謹而日之以美諸侯繼絕之義也如失國然者如失國而歸國然也然牽二為一之奇則率矣詳見上

冬十月葬蔡靈公左傳冬十月葬蔡靈公禮也

穀梁變之不葬有三失德不葬弒君不葬滅國不葬然且葬之

不與楚滅且成諸侯之事也此發滅國書葬之義也不起不會及附庸國壽國不書葬者常也失

德弒君滅國不書葬者變也今蔡靈公弒道無道身死國滅而書葬者此又變之變矣蓋賈楚而嘉諸侯也然葬靈公緣封蔡

國初非貶楚此事與平北之會不同時亦非成諸侯之事也義詳見前

十有四年左傳十四年春意如至自晉已也尊晉罪已禮也然胡傳不從其

義

穀梁大夫執則致致則名意如惡然而致之見君臣之禮也音見

現○此發意如書至之義也大夫有罪宜廢不廢則君臣之禮當存也然考胡傳始執之為邪晉之乏供終歸之懼齊楚之攻

事盟主之以利為喜怒其失正甚矣蓋書之以志戒也豈嘉意如合禮之謂乎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左傳秋八月莒著丘公卒邾公不感國人弗

順欲立著丘公之弟庚與蒲餘侯惡公子意恢而善于庚與邾公惡公子鐸而善于意恢公子鐸因蒲餘侯而與之謀曰爾殺意恢我出君而納庚與許之冬十二月蒲餘侯茲夫殺莒公子意恢邾公奔齊公子鐸逆庚與于齊齊陽蕪公子鉅送之有賂田

穀梁莒言公子而不言大夫莒無大夫也莒無大夫而曰公子此

意恢意恢賢也曹莒皆無大夫其所以無大夫者其義異也此

無大夫而書公子之義也曹叔文之昭封在甸服後削小耳莒姓東裔本微國也故以為賢意恢而書之與餘詳胡傳參義

十有五年申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絞弓卒去樂卒事左傳

年春將禘于武公戒百官梓適日禘之日其有咎乎吾見赤黑之禮非祭祥也喪氣也其在社事乎二月癸酉禘叔弓社事籥入而卒去樂夕事

禮也○殺音浸

公羊其言去樂卒事何禮也君有事于廟聞大夫之喪去樂卒

事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大夫聞大夫之喪尸事舉而往此

去樂卒事之義也義見下傳

穀梁君在祭樂之中聞大夫之喪則去樂卒事禮也君在祭樂

之中大夫有變以聞可乎大夫團體也古之人重死君命無所

不通此亦公羊之義也然按胡傳大夫之喪祭而以聞變也檀弓篇衛太史柳莊寢疾命曰若疾革雖死必告此非禮之

正若大夫位祭事而卒于其所去樂卒事則可也胡傳蓋本之左氏二傳則皆失之矣

十有六年春楚子誘戎蠻子殺之蠻公羊作曼左傳楚子聞蠻使然丹誘戎蠻子嘉殺之遂取蠻氏既而復立其子焉禮也

公羊楚子何以不名夷狄相誘君子不疾也曷為不疾若不疾乃疾之也此發楚子不名之義也對楚子虔誘殺蔡侯般書名故問而發之不疾乃疾所謂是亦教誨之之例

十有七年丙冬有星孛于大辰

字音佩左傳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句及漢申須曰書所以除舊布新

也天事恒象今除于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火出而見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其與不然乎火出于夏為三月于商為四月于周為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于宋大辰之虛也陳大皞之虛也鄭祝融之虛也皆火房也星孛及漢漢水祥也衛顛頊之虛也故為帝正其星為大水水火之牝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不過其見之月鄭裨竈言于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曰火若我用瓊瑋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彗音遂見音現下同虛墟同瓚音貫○除猶宿也

公羊孛者何彗星也其言于大辰何在大辰也夫辰者何夫火

也夫火為大辰伐為大辰北辰亦為大辰何以書記異也

此發書孛

于大辰之義也夫火與伐主東西以示民時早晚而又視北辰以別大火與伐之所在故三者謂之大辰也然此大辰實指大火有孛加之為

豈得四言之耳

穀梁一有一亡曰有于大辰者濫于大辰也

此發書有與書于大辰之義也濫謂

泛濫然二傳不言徵應而左氏與胡傳所言徵應各異孛者于災祥之見但修省恐懼以禳天人相與之幾而不臆言徵應以惑于其不可知焉則善矣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左傳吳伐楚陽句為令尹上戰不吉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且楚故司馬令龜

我請改卜今日魴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戰于長岸子魚先死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環而擊之及泉盈其隧炭陳以待命吳公子光請于其衆曰喪先王之乘舟豈唯光之罪衆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衆許之使長鬣者三人潛伏于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句音蓋陳喪並去聲鬣音力○壘泉隧炭蓋為水阱火坑以警守也楚人從而殺之蓋疑旁皆吳人而誤殺守者之屬與故

公羊詐戰不言戰此其言戰何敵也

此發書戰之義也凡詐戰而勝則書敗某師而不言

戰此則言戰不言敗者以其迭為勝負也

穀梁兩夷狄曰敗中國與夷狄亦曰敗楚人及吳戰于長岸進

楚子故曰戰此又發書戰之義也劉氏曰穀梁之說非也戰則云戰敗則云敗豈擇于吳楚且楚久與中國矣豈

至此而進之哉

十有八年丁丑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左傳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

之始也七日其火作平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子大叔曰實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遂不與亦不復火方火之作也子產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勿出于官使子寬子上巡群屏攝至于大官使公孫登徙大龜使祝史徙主祐于周廟告于先君使府人庫人各徹其事商成公徹司官出舊宮人寘諸火所不及司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燬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明日使野司寇

各保其徵鄰人助祝史除于國北禳火于玄冥同祿邢于四鄰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于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數上聲幾音邢下同祐音石燬音繫○言非知所及不能知也

公羊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異其同日而俱災也外異不書此

何以書為天下記異也為去聲○此發書災之義非為一國也

穀梁其志以同日也其日亦以同日也或曰人有謂鄭子產某

日有災子產曰天者神子惡知之是人也同日為四國災也此發

書災書日之義也以同日故志之以同日故日之也未句又言同日似有衍脫豈引子產之言而以未句駁之與胡傳蓋以子產之說為正矣

十有九年戊寅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左傳夏許悼公癯五月戊辰飲大子

止之藥卒大子奔晉書曰弑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大音泰舍上聲○言藥當由醫人子事親自不當用

藥物也然其言似是而非人子不可不知醫父飲藥子先嘗之是也

穀梁曰弒正卒也正卒則止不弒也不弒而曰弒責止也止曰

我與夫弒者不立乎其位以與其弟虺哭泣歆飭粥嗑不容粒

未踰年而死故君子即止自責而責之也與音豫○此發弒書日之義也我與夫弒

者止自責之詞謂已躬與夫弒也然日弒正卒之義殊支凡見弒之日卒者穀梁何未之考耶詳見事義慎考

冬葬許悼公

公至賊未討何以書葬不成于弒也曷為不成于弒止進藥而

藥殺也止進藥而藥殺則曷為加殺焉爾譏子道之不盡也其

譏子道之不盡奈何曰樂正子春之視疾也復加一飯則脫然

愈復損一飯則脫然愈復加一衣則脫然愈復損一衣則脫然

愈止進藥而藥殺是以君子加弒焉爾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

是君子之聽止也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赦止者免止之

罪辭也此發賊未討書葬之義也脫然疾除貌言饑飽寒煖消

息皆得其節故交體脫然而愈也聽斷也然書葬赦止之說殊支凡君弒或賊雖討不書葬或賊未討而書葬亦不一矣詳見慎考

穀梁曰卒時葬不使止為弒父也曰子既生不免乎水火母之

罪也羈貫成童不就師傅父之罪也就師學問無方心志不通

身之罪也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罪也各譽既聞有司不

舉有司之罪也有司舉之王者不用王者之過也許世子不知

嘗藥累及許君也貫音慣○此發日卒時葬之義也八歲以上日成童剪髮為飾謂之羈貫許君不授子以

師傳使識嘗藥之義故累及之也然其義雖正而日卒時葬非弒之義亦支凡見弒之日卒且時葬者多矣並見慎考

二十年已夏曹公孫會自鄭出奔宋鄭音蒙穀

公至奔未有言自者此其言自何畔也畔則曷為不言其畔為

公子喜時之後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何賢乎公子喜時讓國也

其讓奈何曹伯廬卒于師公子喜時見公子負芻之當主也遂

巡而退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

賢者子孫故君子為之諱也此發出奔書自之義也曹伯廬卒

弟負芻喜時之庶兄也然公孫本賢非畔而謂

為賢者之後諱畔也蓋失之劉敞之義得之矣

穀梁自夢者專乎夢也曹無大夫其曰公孫何也言其以貴取

之而不以叛也此發奔書自夢及書公孫之義也專謂專制也

善之然專制之義亦非劉敞謂公孫于夢待放是也

秋盜殺衛侯之兒執執音執公穀作輒左傳衛公孟縶齊豹奪

北宮喜褚師圃欲去之公子朝通于襄夫人宜姜懼而欲以作

亂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初齊豹見宗魯于公孟

為駮乘焉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

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不吾遠也雖其不

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是僭子

也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而歸死于公孟其可也丙辰

衛侯在平壽公孟有事于蓋獲之門外齊子氏帷于門外而伏

里焉使祝寵竄戈于車薪以當門使一乘從公孟以出使華齊

御公孟宗魯駮乘及闕中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

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公聞亂乘驅自闕門入慶比御公公

南楚駮乘使華寅乘貳車及公宮鴻駮駮乘于公公載寶以

出褚師子申遇公于馬路之衢遂從過齊氏使華寅肉袒執蓋

以當其闕齊氏射公中南楚之背公遂出寅閉郭門踰而從公

公如死鳥析朱鉏宵從竄出徒行從公齊侯使公孫青聘于衛

既出聞衛亂使請所聘公曰猶在竟內則衛君也乃將事焉遂

從諸死鳥請將事辭曰亡人不佞失守社稷越在草莽吾子無

所辱君命賓曰寡君命下臣于朝曰阿下執事臣不敢貳主人

曰君若惠顧先君之好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有宗祧在乃

昭公

止衛侯固請見之不獲命以其良馬見為未致使故也衛侯以為乘馬賓將擷主人辭曰亡人之憂不可以及吾子草莽之中不足以辱從者敢辭賓曰寡君之下臣君之牧圉也若不獲扞外役是不有寡君也臣懼不免于戾請以除死親執鐸終夕與于燎齊氏之宰渠子召北宮子北宮氏之宰不與聞謀殺渠子遂伐齊氏滅之丁巳晦公入與北宮喜盟于彭水之士秋七月戊午朔遂盟國人八月辛亥公子朝褚師圃子玉膏子高魴出奔晉閏月戊辰殺宣姜衛侯賜北宮喜論曰貞子賜折朱鉏諡曰成子而以齊氏之墓予之衛侯告寧于齊且言子石齊侯將飲酒徧賜大夫曰二三子之教也死何忌辭曰與于青之賞必及于其罰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况在群臣臣敢貪君賜以干先王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禁之賊女何弔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為利疾于回不以回待人蓋不義不犯非禮○郵音絹惡去聲見音現與難華中並去聲駟音留從去聲下同竟境同阿平聲擷音帶與去聲下同予上聲女汝同為去聲○蓋獲門名子氏豹也閔申曲門也死鳥地名阿比也比其臣下也馬為乘重其物也夜行曰擷不與聞者名之畔而不從也子石即青也言其恭也

公羊母兄稱兄兄何以不立有疾也何疾爾惡疾也此發母兄不立之義

也

穀梁盜賤也其曰兄母兄也曰衛侯衛侯累也然則何為不為君也曰有天疾者不得入乎宗廟輒者何也曰兩足不能相過

齊謂之綦楚謂之蹶衛謂之輒綦音其蹶音泚○此發書盜及稱衛侯之兄之義也累者國之

政教不明致奸盜作傷及其親屬也劉兆云綦連并也蹶聚合不釋也輒本作繫如見絆繫也餘見胡傳

二十有一年庚辰夏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寧公羊作

寧左傳宋華費遂生華貍華多僚華登貍為少司馬多僚為御士與貍相惡乃譖諸公曰貍將納亡人亟言之公曰司馬以吾故亡其良子死亡有命吾不可再亡之對曰君若愛司馬則如亡死如可逃何遠之有公懼使侍人名司馬之侍人宜僚飲之酒而使告司馬司馬歎曰必多僚也吾有讒子而弗能殺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可若何乃與公謀逐華貍將使田孟諸而遣之公飲之酒厚酬之賜及從者司馬亦如之張句尤之曰必有故使子皮承宜僚以劍而訊之宜僚盡以告張句欲殺多僚子皮

曰司馬老矣登之謂甚吾又重之不如亡也五月丙申子皮將見司馬而行則過多僚御司馬而朝張句不勝其怒遂與子皮曰任鄭翩殺多僚叔司馬以叛而召亡人王寅華向入樂大心豐衍華性禦諸橫華氏居廬門以南里叛六月庚午宋城舊廬及桑林之門而守之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齊烏鵬枝戌宋丙寅齊師宋師敗吳師于鴻口遂敗華氏于新里十一月癸未公子城以晉師至曹胡翰會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救宋丙戌與華氏戰于賴丘大敗華氏圍諸南里華貍使登如楚乞師○貍音樞少亟飲並去聲任音王○司馬謂華費遂也亡其良子謂華登前奔吳今使楚者蓋名已歸矣

公羊宋南里者何若曰因諸者然

此發書宋南里之義也因諸齊故刑人之地南里亦如之

公羊子齊人故以齊喻也然其訓恐亦臆耳

穀梁自陳陳有奉焉爾入者內弗受也其曰宋南里宋之南鄙

也者不以者也叛直叛也

此發書自陳書入及書以之義也直叛也者但叛而已明與叛逆殊

科也然按胡傳華氏居廬門南里以叛而宋城舊廬及桑林以守之是華氏與宋分國而居矣經入于賊不言衛入于朝歌不

言晉入于蕭不言宋而此皆以繫之也蓋罪其勝君之已甚也則謂叛為直叛者亦非竊考司馬子君臣之際君以亡其良子為念臣以君命若何為心在三之義自在也而不勝張句之劫以至此故穀梁原之而胡氏治之故曰理欲不並域而居而春秋為言性命之書也

冬蔡侯朱出奔楚

朱穀梁作東左傳費無極取貨于東國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于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朱怒于楚楚子將討蔡無極曰平侯與楚有盟故封其子有二心故廢之靈王殺隱太子其子與君同惡德君必甚又使立之不亦可乎且廢置在君蔡無他矣

穀梁東者東國也何為謂之東也王父誘而殺焉父執而用焉

奔而又奔之曰東惡之而貶之也

此發東國貶書東之義也奔既罪矣又奔仇國故貶也然

東字經文本朱字朱乃蔡侯廬之子繼廬為君而東國乃蔡侯廬之弟繼朱為君傳誤朱為東而以朱為東國已異矣又謂東國奔而又奔故貶之而但曰東也何哉公羊誤以伯于陽為句而鑿為陽生且謂聖經為闕文穀梁誤以東為東而鑿為東國

且謂聖經為敗詞甚矣漢初諸儒之誕而証聖也

二十有二年辛巳春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左傳楚越使告于

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為君憂無寧以為宗羞寡君請受而戮之對曰孤不佞不能媚于父兄以為君憂拜命之辱抑君臣曰戰君曰余必臣是助亦唯命人有言曰唯亂門之無過君若惠保敝邑無亢不衷以獎亂人孤之望也唯君圖之楚人患之諸侯之戍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耻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以為楚功其亦無能為也已較宋而除其害又何求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已巳宋華亥向寧華定華貳華登皇奄傷省臧士平出奔楚宋公使公孫忌為大司馬邊印為大司徒樂祁為司城仲幾為左師樂大心為右師樂輓為大司寇以靖國人○過平聲省悉并反印五郎反幾音基輓音晚

穀梁自宋南里者專也此條之義已見辨詳胡傳

大蒐于昌間公年作昌姦

穀梁秋而曰蒐此春也其曰蒐何也以蒐事也此發春著蒐之義也事即左傳

講事之事也然秋而曰蒐其誕已甚則其所釋非經義不待詞矣

夏六月王室亂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左傳六月丁巳葬景王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

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帥郊要餞之甲以逐劉子壬戌劉子奔揚單子逆悼王于莊宮以歸王子還夜取王以如莊宮癸亥單子出王子還與名莊公謀曰不殺單旗不捷與之重盟必來背盟而克者多矣從之樊頃子曰非言也必不克遂奉王以追單子及領犬盟而復殺繫荒以說劉子如劉單子亡乙丑奔于平時群王子追之單子殺還姑發弱驪延定稠子朝奔京丙寅伐之京人奔山劉子入于王城辛未鞏簡公敗績于京乙亥甘平公亦敗焉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也閔馬父日子朝必不克其所與天所廢也單子欲告急于晉秋七月戊寅以王如平時遂如圃車次于皇劉子如劉單子使王子處守于王城盟百工于平宮辛卯鄆辰伐皇大敗獲鄆辰壬辰焚諸王城之市○要平聲背去聲鄆音尋○郊要餞三邑各悼王即王子猛單子即旗王子還群王子皆子朝之黨

公室何言乎王室亂言不及外也其稱王猛何當國也此發書王室亂

及稱王猛之義也何註曰不及外言如一家之辭也不言成周而言王室者正王以責諸侯之不救也當王者之位故稱王猛

穀梁亂之為言事未有所成也以者不以者也王猛嫌也此發書亂

書以及稱王猛之義也不以謂不當以嫌者嫌當國也范註曰時劉氏單氏立王猛尹氏立子朝俱未定直言王猛不言王子是有當國之嫌也胡傳曰王室亂者譏國本之不正也景王寵孽配嫡以基亂本王崩而諸王爭立故亂也書以者不當以也嫡庶爭立而大臣相持莫能定故特稱之曰以也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左傳八月辛酉司徒醜以王師敗績于前城百王叛已巳伐單氏之

官敗焉庚午反伐之辛未伐東圍冬十月丁巳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及焦瑕溫原之師以納王于王城庚申單子劉盆以王師敗績于郊前城人敗陸渾于社○躒音九○前城子朝所得之邑陸渾戎十七年屬晉號九州之戎

公羊王城者何西周也其言人何篡詞也此發書王城書入之義也何註曰王不入

也周而居王城自號為西周故從篡詞而書也然正子朝而篡王猛其弱經義甚矣

穀梁以者不以者也入者內弗受也此發書以書入之義也內弗受所謂難詞也

冬十月王子猛卒左傳十一月乙酉王子猛卒不成喪也己丑敬王即位館于子旅氏十二月庚戌晉籍談荀躒

賈辛司馬督帥師軍于陰于侯氏于谿泉次于社王師軍于汜于解次于任人閏月晉箕遺樂徵右行詭濟師敗前城軍其東南王師軍于京楚辛丑伐京毀其西南○汜音凡解去聲行音杭

公羊此未踰年之君也其稱王子猛卒何不與當也不與當者

不與當父死子繼兄死弟及之辭也此發稱王子猛卒之義也何註曰問者據已葬之子

卒不書各其在外未踰年之君又不書卒故問之也春秋纂成者皆使當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之詞猛未悉得京師未成爲王又爲在外未踰年之君二者皆不當卒故今書卒又名之也然其義弱經說見上下

穀梁此不卒者也其曰卒失嫌也此發書卒之義也註曰猛本有當國之嫌疑從王書崩之

例其卒則失嫌故也然按經例未踰年例書卒則註義非也居與入皆書王猛而卒書王子猛者書王猛以明正嫡之當王異

于庶孽之非正書子猛以見未踰年之稱子異于踰年之稱君

二十有三年左傳二十三年春王正月壬寅朔二春晉人圍郊師圍郊癸卯郊郭潰丁未晉師在平

陰王師在澤邑王使告間庚戌還○郊鄴子朝二邑二師王師晉師

公羊郊者何天子之邑也曷為不繫于周不與伐天子也此發郊不

稱周之義也郊子朝所據傳以為天子之邑者蓋以朝在位五年附之而前文王子猛不與當之誤皆根于此與然按春秋之義雖王命不勝天倫首止之翼王世子是也况王實立世子猛而可以尊朝更之乎其湯經義甚矣餘詳胡傳

秋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

夏鬻父穀梁作甫逞公羊作楹穀梁作盈左傳吳人伐州來楚遣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環卒楚師燔吳公子光曰諸侯從于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也是以來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胡沈之君幼而狂陳大夫鬻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師燔帥多寵政令不壹七國同役而不同心帥賤而不能整無大

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拙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敗請先者去備薄威後者致陳整旅吳子從之戊辰晦戰于雞父吳子以罪入三于先犯胡沈與陳三國爭之吳為三軍以擊于後中軍從王光帥右掩餘帥左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沈胡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謀而從之三國奔楚國大奔書曰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鬻君臣之辭也不言戰楚未陳也○燔音火帥音晒下同敦陳未陳之陳去聲諫素報反○吳楚謂火滅謂燔言勢衰也

公羊此偏戰也曷為以詐戰之辭言之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

然則曷為不使中國主之中國亦新夷狄也其言滅獲何別君

臣也君死于位曰滅生得曰獲大夫生死皆曰獲不與夷狄之

主中國則其言獲陳夏鬻何吳少進也此發書敗及書滅獲之義也何註曰王室亂莫

肯救君臣上下壞敗矣亦新狄行也疏曰不言戰不與夷狄抗中國也君死言滅使若自滅然不與夷狄之蔑中國也莊十年

荆敗蔡以蔡侯獻舞歸生得不言獲者傳曰不言獲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今能結曰偏戰少進矣故書獲也然按胡傳其不與夷狄亦新夷狄之義蓋支

穀梁中國不言敗此其言敗何也中國不敗胡子疑沈子盈其滅乎其言敗釋其滅也獲陳夏鬻獲者非與之辭也上下之稱也此發書敗書獲之義也中國雖不書敗然不敗則滅賢其死社稷故書滅也其書獲則與賢華元而書獲之義不同上下之稱猶言可上可下之稱所謂非與之詞也

天王君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

左傳夏四月乙酉單子取訾劉子取牆人直人六月壬午王子朝入

于尹癸未尹圉誘劉佗殺之丙戌單子從版道劉子從尹道伐尹單子先至而敗劉子還己丑召伯魚南宮極以成周人戊尹庚寅單子劉子焚齊以王如劉甲午王子朝入于王城次于左巷秋七月戊申鄆羅納諸莊宮尹辛敗劉師于唐丙辰又敗諸鄆甲子尹辛取西

國丙寅攻黜蒯潰

公羊此未三年其稱大王何著有天子也

此發未三年稱大王之義也

穀梁始王也其曰天王因其居而王之也

此發踰年書天王之義也狄泉周地敬王

館于子旅氏今始居此謂之東王子朝入于王城謂之西范註曰天子踰年即位稱王敬王踰年未得在國行即位之禮故居于狄泉立者不宜立者也朝之不名何也別嫌乎尹氏之朝也稱王也

此又發書立王子朝之義也不名謂冠以王子而不直名朝也尹氏不揆嫡庶廢置自專嫌王子朝為尹氏之朝然故冠以王子以抑著其專擅也然按胡傳書立王子朝正明其不宜立穀義殆非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左傳公為叔孫故如晉及河有疾而復

公羊何言乎公有疾乃復殺耻也

此發復書有疾之義也殺滅也

穀梁疾不志此其志何也釋不得入乎晉也

此亦公羊之義也

二十有四年

癸未

春叔孫舍至自晉

舍穀梁作媿左傳晉士彌牟逆叔孫于箕叔孫使來其蹕待于

門內曰余左顧而歎乃殺之右顧而笑乃止叔孫見士伯士伯曰寡君以為盟主之故是以久子不腆敝邑之禮將致諸從者使彌牟逆吾子叔孫受禮而歸二月舍至自晉尊晉也○經同腔歎音慨從去聲

穀梁大夫執則致致則挈由上致之也此發書媿至之義也挈據挈其各而言也上註謂宗廟也然胡傳謂賢舍而以氏挈義又與此不同

二十有五年甲夏有鸛鶴來巢鸛音渠公羊作鸛音權鶴音欲左傳有鸛鶴來巢書所無也師已曰

異哉吾聞文武之世童謡有之曰鸛之鶴之公出辱之鸛鶴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鸛鶴跣跣公在乾侯徵褻與襦鸛鶴之巢遠哉迢迢彌父喪勞宋父以驢鸛鶴鸛鶴往歌來哭童謡有是今鸛鶴來巢其將及乎○已音紀跣音朱寒音愆襦音柳○註分言鸛鶴取韻叶也羽飛貌饋者季平子饋也徵者公徵也往歌來哭謂生出死歸

公羊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禽也宜穴又巢也此發來巢

之義也義詳胡傳

穀梁一有一亡曰有來者來中國也鸛鶴穴者而曰巢或曰增

之也此亦公羊之義也增之未詳一云謂于穴間增為巢也姑存之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左傳秋書再雩早甚也

公羊又雩者何又雩者非雩也聚眾以逐季氏也此明書又雩之故也何註

曰一月不當再雩言又雩者明非雩而借以聚眾逐季氏也不書逐季氏者逐未成反以敗致逐故諱之也然逐季氏事隔兩月牽為一事尚甚矣

穀梁季者有中之辭也又有繼之辭也此釋書季書又之文也范註曰不言中辛中辛

無事緣上辛大雩故言又也餘義詳胡傳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孫遜同陽公羊作揚左傳初季

公鳥娶妻于齊鮑文子生申公鳥死季公亥與公思展與公鳥之臣申夜姑相其室及季妯與養人檀通而懼乃使其妾挾已

以示秦適之妻曰公若欲使余余不可而扶余又訴于公甫曰
展與夜姑將要余秦姬以告公之公之與公甫告平子平子拘
爲之請平子使監勿內日中不得請有司逆命公之使速殺之
故公若怨平子季郈之鬪雞季氏介其雞郈氏爲之金距平子
怒益官于郈氏且讓之故郈昭伯亦怨平子臧昭伯之從弟會
爲讒于臧氏而逃于季氏臧氏執旃平子怒拘臧氏老將禘于
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于季氏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
廟大夫遂怨平子公若獻弓于公爲且與之出射于外而謀去
季氏公爲告公果公責公責使侍人僚袒告公公寢將以
弋擊之乃走公曰執之亦無命也懼而不出數月不見公不怒
又使言公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公
果自言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告郈孫郈孫以可勸告子家懿
伯懿伯曰讒人以君微幸含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且政在
焉其難圖也公退之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
于公叔孫昭子如闞公居于長府九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子
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
戈臣請待于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
許于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爲之徒
者寡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君必悔之弗聽郈孫曰必殺之公

使郈孫逆孟懿子叔孫氏之司馬驪反言于其衆曰若之何莫
對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于我孰利皆曰無
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驪反曰然則救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
入公徒釋甲執水而踞遂逐之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
叔孫氏之旌以告孟氏執郈昭伯殺之于南門之西遂伐公徒
子家子曰諸臣僞劫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意如之事君也不
敢不改公曰余不忍也與臧孫如墓謀遂行巳亥公孫于齊次
于陽州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于野井齊侯曰寡人之罪
也使有司待于平陰爲近故也書曰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
唁公于野井禮也將求于人則先下之禮之善物也齊侯曰自
昔疆以西請致于社以待君命寡人將帥傲賦以從執事唯命
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也公喜子家子曰天祿不再天若昨君
不過周公以魯足矣失魯而以于社爲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
信不如早之晉弗從臧昭伯率從者將盟載書曰戮力壹心好
惡同之信罪之有無縱縱從公無通外內以公命示子家子子
家子曰如此吾不可盟羈也不佞不能與二三子同心陷君子
難罪孰大焉通外內而去君君將速入弗通何爲而何守焉乃
不與盟昭子自闞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
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平子曰
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骨肉也昭子從公于齊與公

言子家子命適公館者執之公與昭子言于幄內曰將安眾而納公公徒將殺昭子伏諸道左師展告公公使昭子自縛歸平子有異志冬十月辛酉昭子齊于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公徒執之○相去聲扶音叱要平聲下同為去聲內納同介芥同從去聲下同責音奔粗音查見音現舍上聲與去聲闕音嗽公孫之孫去聲下同為近之為去聲好惡並去聲焉音烟難與並去聲稽音啟齊于之齊齊同○季奴即文子女適妻公鳥之妹要戲也逆迎也迎請或生或殺之命也芥為末以蒙之也金為距以角之也益官于郕氏侵郕地以益其宮也擊之伴拒之也無命謂無君命舍失也隱窮也冰矢箭蓋也諸臣謂公若等也使偽若劫公伐季氏非公意者然而公止也先至者為恭故齊侯謝罪也信明也執之慎謀也陽州齊境

上邑
公羊曰公者何昭公將殺季氏告子家駒曰季氏為無道僭于公室久矣吾欲殺之何如子家駒曰諸侯僭于天子大夫僭于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路朱干

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且夫牛馬維婁委已者也而柔焉季氏得民眾久矣君無多辱昭公不從終殺而敗焉走之齊齊侯唁公于野井曰奈何君去魯國之社稷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再拜顙慶子家駒曰慶子免君子大難矣子家駒曰臣不佞陷君子大難君不忍加之以鈇鑕賜之以死再拜顙高子執簞食與四脰脯國子執壺漿曰寡君聞君在外餒饗未就敢致糗于從者昭公曰君不忘乎先君延及喪人錫之以大禮再拜稽首以衽受高子曰有夫不祥君無所辱大禮昭公蓋祭而不嘗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以請昭

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敢辱大禮敢辭景
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
敢用敢固以請昭公曰以吾宗廟之在魯也有先君之服未之
能以服有先君之器未之能以出敢固辭景公曰寡人有不腆
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請以饗乎從
者昭公曰喪人其何稱景公曰孰君而無稱昭公于是噉然而
哭諸大夫皆哭既哭以人為菑以幣為席以鞍為几以過禮相
見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觀去聲喪音呂已音紀喪去聲
難並去聲缺音甫食音嗣從去
聲下同噉叫同辟音覓○此發書唁之義也殺舊作弒傳謬當
不至此蓋誤也今正之天子之門而觀諸侯一觀大陸天子以
祭天朱干之屬天子以祭宗廟皆非諸侯所得用也猶維也委
之言餒猶餽也柔言順也言民眾順于季氏如牛馬順于牧人

也執事謂齊君之執事從者謂魯君之從者皆不敢斥言君之
詞有夫不祥言禍變世多有之也食必先祭敬也賓主行禮必
有所稱公嫌失國不敢仍故稱故謙問之也菑者田疇垣也按
胡傳公之于禮足觀而失國不反者政教號令為禮之本威儀
文詞為禮之末而公失其本也

穀梁孫之為言猶孫也諱奔也次止也弔失國曰唁唁公不得

入于魯也此發書孫書次書唁之義也
上遜猶避也下孫猶讓也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左傳十一月宋元公將為公故
如晉夢大子樂即位于廟已與

平公服而相之且名六卿曰寡人不佞不能事父兄以為二三
子憂寡人之罪也若以群子之靈獲保首領以歿唯是榻柎所
以藉幹者請無及先君仲幾對曰君若以社稷之故私降昵晏
群臣弗敢知若夫宋國之法死生之度先君有命矣群臣以死
守之弗敢失隊君命祗辱宋公遂行己亥卒于曲棘○已音紀
相去聲榻便平聲柎音附隊墜同○降損也榻宴謂聲樂飲食
之屬

公羊曲棘者何宋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憂內也此發卒其封內書地之義也內謂魯也言宋公憂公見出而卒故詳致之也然諸侯卒其封內不地初非經例而以憂內而書亦未然

穀梁邠公也此明卒之由也加訪同猶謀也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鄆音運左傳十二月庚辰齊侯圍鄆

公羊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為公取之也為去聲下同○此明取鄆之由也

穀梁取易辭也內不言取以其為公取之故易言之也此發書取之義也

二十有六年乙酉春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左傳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言魯地也

穀梁公次于陽州其曰至自齊何也以齊侯之見公可以言至

自齊也居于鄆者公在外也至自齊道義不外公也此發書至自齊居于

鄆之義也道言也凡書至者臣于喜君得反致宗廟之詞今君雖在外猶以在國之禮錄之言其義不外公也

夏公圍成夏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以幣錦二兩

後粟五千庚高齎以錦示子猶子猶欲之高齎曰魯人買之百兩一布以道之不通先入幣財于猶受之言于齊侯曰群臣不盡力于魯侯者非不能事君也然據有異焉宋元公為魯君如

晉卒于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耶抑魯君有罪于鬼神故及此也君若待于曲棘使群臣從魯君

以上焉若可師有濟也君而繼之茲無敵矣若其無成君無辱焉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成大夫公孫朝謂平子曰有

都以衛國也請我受師許之告于齊師曰孟氏魯之敝室也用成已甚弗能忍也請息肩于齊齊師圍成成入伐齊師之飲馬

于淄者曰將以厭眾魯成備而後告曰不勝眾師及齊師戰于

煇鼻齊子淵捷從洩聲子射之中楯左繇胸汰軻七入者三寸聲子射其馬斬鞅殪改駕人以爲醜戾也而助之子車曰齊人

也將擊子車子車射之殪其御曰又之子車曰眾可懼也而不可怒也子囊帶從野洩此之洩曰軍無私怒報乃私也將亢示

又叱之亦叱之再豎射陳武子中手失弓而罵以告平子曰有君子白哲鬢鬚眉甚且平子曰必子疆也無乃亢諸對曰謂之苑子何敢亢之林雍羞為顏鳴右下苑何忌取其耳顏鳴去之苑子之御曰視下顧苑子刺林雍斷其足鑿而乘于他車以歸顏鳴三入齊師呼曰林雍乘○女汝同瑱天去聲齧音擬飲去聲厭音謁勝平聲中去聲下同楯音允繇音由胸音渠殪音意也請息肩詐降也厭服也恐眾知其降姑伐齊師以服眾而已又許為詞以應之也及備已成乃言眾不欲降也不能勝矣子車即淵捷囊革齊大夫野洩即聲子亢禦也始不答其叱繼乃答之也再豎季氏臣子疆即武子下下車戰也去之懼而去也視下顧使鑿其足也一足曰鑿

穀梁非國而言圍所以言圍者以大公也此發非國言圍之義也然非國不言圍初

非經例按胡傳齊公子鉏帥師從公圍成而不書齊師者景公懷于梁丘據之邪說為戰不終故微之則亦非大公之義矣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鄆陵公至自會居于鄆鄆音專左傳秋

盟于鄆陵謀納公也

穀梁公在外也至自會道義不外公也此條之義已見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左傳冬十

起師于滑辛丑在郊遂次于尸十一月辛酉晉師克鞏召伯盈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靈奉周之典籍以奔楚陰忌奔莒以叛召伯逆王于尸及劉子單子盟遂軍圍澤次于隄上癸酉王入于成周甲戌盟于襄宮晉師使成公般戍周而還十二月癸未王入莊宮王子朝使告于諸侯曰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並建母弟以藩屏周亦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且為後人之迷敗傾覆而溺入于難則振救之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諸侯莫不並走其望以祈王身至千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于彘諸侯失位以間王政宜王有志而後效官至于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搆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邾郈則是兄弟之能用力于王室也至于惠王天不靖周生頹禍心施于叔帶惠襄辟難越去王都則有晉鄭威黜不端以綴定王家則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在定王六年秦人降狄曰周其有頊王亦克能修其職諸侯服享二世共職王室其有間王位諸侯不圖而受其亂災至于靈王生而有頊王甚神聖無惡于諸侯靈王景王克終

其世今王室亂單旗劉狄剝亂天下壹行不若謂先王何常之
有唯余心所命其誰敢討之帥群不弔之人以行亂于王室侵
欲無厭規求無度貫竇鬼神慢棄刑法倍奸齊盟傲狠威儀矯
誣先王晉為不道是攝是贊思肆其用極茲不穀震盪播越竄
在荆蠻未有攸底若我一二兄弟甥舅獎順天法無助狡獪以
從先王之命毋速天罰核圖不穀則所願也敢盡布其腹心及
先王之經而諸侯實深圖之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
長年鈞以德德鈞以上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穆后及
太子壽早夭即世單劉贊私立少以間先王亦唯伯仲叔季圖
之閉馬父聞子朝之辭曰文辭以行禮也子朝于景之命違晉
之大以專其志無禮甚矣文辭何為○隄音底般音班覆音福
難間去聲下同施辟去聲頤音茲其恭同弔音的厥平聲貫音
懼底音止適音的長
上聲少遠並去聲

公羊成周者何東周也其言入何不嫌也

此發成周書入之義也書入有逆詞有難

詞言天王不嫌逆也

穀梁周有入無出也王子朝奔楚遠矣非也奔直奔也

此發書入書奔

之義也周有入無出故不書出而止書入于成周也非之

言責也謂賊逸在遠責諸侯也直奔見前蓋輕之之詞

二十有七年

丙戌

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

左傳公至自齊處于

穀梁公在外也

義已見

冬邾快來奔

邾公羊作邾婁

公羊邾婁快者何邾婁之大夫也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

書也

義已見

二十有八年

丁亥春公如晉次于乾侯

乾侯晉邑左傳二十八年春公如晉將如乾侯子家子曰

有求于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其造于竟弗聽使請逆于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而即安于甥舅其亦使逆君使公復于竟而後逆之○造音糙竟境同下同○造于境以待命也遽使請逆則汰矣

穀梁公在外也

義已見

二十有九年戊子春公至自乾侯齊侯使高張來唁公左傳二十九

乾侯 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子家
于曰齊與君矣君祗辱焉公如乾侯○祗音支

穀梁唁公不得入于魯也此明唁公之故也譏公違齊至晉而終不得入故唁之而稱主君也然唁

非親唁胡傳

兼責齊侯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詣公穀

穀梁季孫意如曰叔倪無病而死此皆無公也是天命也非我

異也此錄叔詣卒之由也天

冬十月鄆潰

公至邑不言潰此其言潰何鄆之也曷為鄆之君存焉爾此發

潰之義也鄆之言
郭猶言國之也

穀梁潰之為言上下不相得也上下不相得則惡矣亦譏公也

昭公出奔民如釋重負此發發書潰之義也惡者惡下之忘其

惡下而
亦譏公

三十年巳丑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左傳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非責也二十八年以前書公居于鄆次于乾侯矣今不如其

先所書而乃書在乾侯者責公始去魯入晉且明前此猶若在

國而過
可掩也

穀梁中國不存公存公故也此發書公在之義也中國猶言國

三十有一年庚寅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夏四月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躒公穀作櫟左傳三十一年

外內也。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名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季孫意加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麻衣，跣行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君若以臣為有罪，請囚于費，以待君之察也。亦唯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夏四月，季孫從知伯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公曰：「諾。」眾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荀躒以晉侯之命，信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于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也。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于寡君，退而謂季孫，君怒未怠。子姑歸祭。」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眾從者脅公，不得歸。○適音的，跣音先，費音秘，知去聲，夫音扶，已音紀，與難乘從，並去聲。○不能外內，言外內皆離也，受猶任也。

穀梁信公不得入于魯也。曰：「既為君言之矣，不可者意如也。」為去

聲○此錄信之文也。君謂魯君也。若曰：「既為君言之，而君意之不可者，以意如也。則晉君臣若以此謝其責矣，而豈知奸臣相比以為此會，躒且不難以此欺其主，而况于魯君哉？而况季孫之于魯君哉？」

冬，黑肱以濫來奔。肱，公羊作弓。左傳：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所有名而不如其已，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為不義，起可滅已，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為利回，不為義疚，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懲不義也。齊豹為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書為盜，知庶其莒牟夷，知黑肱，以上地出，求食而已，賤而必書。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書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其善志也。故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不為之為去聲，下同。庶其之其音基，數上聲。○竊地書名，所謂去貪。賊上書盜，所謂懲肆。

公羊文何以無邾婁通濫也？曷為通濫？賢者子孫宜有地也。賢者孰謂謂叔術也？何賢乎叔術讓國也？其讓國奈何？當邾婁顏

之時邾婁女爲魯夫人孝公幼顏滂九公子于官中因以納賊
 臧氏之母養公者也養公者必以其子入養臧氏之母聞有賊
 以其子易公抱公以逃賊至湊公寢而殺之臣鮑廣父梁買子
 聞有賊趨而至臧氏之母曰公不死也在是以吾子易公矣于
 是負孝公之周愬天子天子爲之誅顏而立叔術反孝公于魯
 顏夫人者嫗盈女也國色也其言曰有能爲我殺殺顏者吾爲
 其妻叔術爲之殺殺顏者而以爲妻有子焉謂之盱夏父者其
 所爲有于顏者也盱幼而皆愛之食必坐二子于其側而食之
 有珍怪之食盱必先取足焉夏父乃以來人未足而盱有餘
 術覺焉曰嘻此誠爾國也夫起而致國于夏父夏父受而中分
 術覺焉曰嘻此誠爾國也夫起而致國于夏父夏父受而中分

之叔術曰不可三分之四分之叔術皆曰不可五分之然後受
 之公扈子者邾婁之父兄也習乎邾婁之故其言曰惡有言人
 之國賢若此者乎誅顏之時天子死叔術起而致國于夏父當
 此之時邾婁人常被兵于周曰何故死吾天子通濫則文何以
 無邾婁天下未有濫也天下未有濫則其言以濫來奔何叔術
 者賢大夫也絕之則爲叔術不欲絕不絕則世大夫也大夫之

義不得世故于是推而通之也

爲之爲我爲之之爲並去聲而食音嗣夫音扶惡平聲○此發

濫不書邾婁之義也本傳全不成文據傳顏邾君叔術其弟或曰群公子也顏滂二句謂顏恣其女使九公子滂于宮而因納賊其內以賊孝公也湊猶逢也殺顏者謂鮑與梁也盱術所生夏父顏所生人謂父自謂也五分謂五分之一即所受濫邑也言人之國謂以其國而言爲人之國也曰何故死吾天子者周責邾婁之詞以天子死逆命殺殺顏者又致國于顏之子也天

下實無濫國而通之如國故文無邾婁絕謂絕黑肱也世大夫謂自術至肱大夫本不得世故推遜避之也然按經不書邾本逸文而曲說為通濫且如所說叔術乃天下之大慙避王命淫國母君父之倫掃服屬之義亡而顧曰惡有言人之國賢若此者乎是必喪心狂易者乃為是言不料公羊至是也而乃知以其傳次十三經者蓋惑矣

穀梁其不言邾黑肱何也別乎邾也其不言濫子何也非天子

所封也來奔內不言叛也此發黑肱不書邾及不言濫子不言叛之義猶公羊之意也子爵也通濫

為國則宜書濫子黑肱來奔以非天子所封故不得稱也

三十有二年辛卯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闕左傳三十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

內又不能用其人也

公至闕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為不繫乎邾婁諱亟也亟去聲○此發取闕

不書邾之義也亟謂方受濫又取闕也然闕實魯地先君陵墓所在謂邾婁之邑蓋支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

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左傳秋八月王使富宰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天子曰天降禍

于周俾我兄弟並有亂心以為伯父憂我一二親暱躬身不皇啟處于今十年勤戍五年余一人無日忘之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之業弛周室之憂徼文武之福以固盟主宜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為東都崇文德焉今我欲徼福假靈于成王修成周之城俾戍人無勤諸侯用寧登賊遠屏晉之力也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圖之俾我一人無微怨于百姓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無憂是之不務而又焉從事魏獻子曰善使伯音對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于諸侯遲速衰序于是焉在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魏子南面衛彪後曰魏子必有大咎于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詩曰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敬天之渝不敢馳驅况敢干位以作大事乎已丑士彌牟管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仍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材用書餼糧以令役于諸侯屬役賦丈書以

授帥而效諸劉子韓簡子臨之以為成命

穀梁天子微諸侯不享覲天子之在者惟祭與號故諸侯之大夫相帥以城之此變之正也

此論城成周之事也餘義詳胡傳

春秋

公羊穀梁

二傳

附左氏傳

姜兆錫彙義

定公

名宋襄公之子昭公之弟

元年

壬辰春王

公羊定何以無正月正月正即位也定無正月者即位後也即

位何以後昭公在外得入不得入未可知也曷為未可知在季

氏也定哀多微辭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已之有罪焉

爾此發春王不書正月之義也據桓公薨于外莊公雖不書即位猶書正月此并不書正月者凡元年正月為即位書也時

昭公喪尚未入定公位尚未正與莊公異也主人謂時君也讀謂本經傳謂諸傳已謂聖人也辭微故不見作經者之罪矣

穀梁不言正月定無正也定之無正何也昭公之終非正終也

定之始非正始也昭無正終故定無正始不言即位喪在外也

此又發不書正月不書即位之義也胡傳從之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將以城

成周魏子泄政衛彪侯曰將建天子而易位以命非義也大事奸義必有大咎晉不失諸侯魏子其不免乎是行也魏獻子屬

役于韓簡子及原壽過而田于大陸焚焉還卒于甯范獻子去其柏棹以其未復命而田也孟懿子會城成周庚寅裁宋仲幾

不受功曰滕薛邾吾役也薛宰曰宋為無道絕我小國于周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又為踐土之盟曰凡我同盟各復舊職

若從踐土若從宋亦唯命仲幾曰踐土固然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正奚仲遷于邳仲虺居薛以為湯左相若

復舊職將為王官何故以役諸侯仲幾曰三伐各異物薛焉得有舊為宋役亦其職也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子姑受功歸

吾視諸故府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士伯怒謂韓簡子曰薛徵于人宋徵于鬼宋罪大矣且已無辭而抑我以

神誣我也啟寵終侮其此之謂矣必以仲幾為戮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城三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戍齊高張後不從諸侯晉女叔寬曰周襄弘齊高張皆將不免襄叔違天高子違人天之所壞不可支也衆之所為不可好也○奸音干屬音燭

過平聲哉音再相去聲焉音烟女汝同襄直良反

公羊仲幾之罪何不襄城也其言于京師何伯討也伯討則其

稱人何貶曷為貶不與大夫專政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

又曷為不與大夫之義不得專執也此發執歸京師及稱晉人之義也襄之言衣猶葺也

與謂伯討不與謂專執

穀梁此晉大夫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為微之不正其執人于

尊者之所也不與大夫之伯討也此發執稱晉人之義猶公羊之意也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左傳夏叔孫成子逆公之喪于乾侯季孫

日子家子亟言于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子家不見叔孫易幾而哭叔孫請見子家子子家

子辭曰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君不命而薨羈不敢以見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為實使群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則

群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
 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對曰若立
 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
 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
 也羈將逃也喪及壞墮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墮反六月
 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止留也幾哭會也不欲
 見叔孫故朝夕哭不同會
 不命謂未受先君之命

公羊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則曷為以戊辰之日然後即位正

棺于兩楹之間然後即位子沈子曰定君乎國然後即位即位

不日此何以日錄乎內也此發喪至五日而始即位及凡即位

不書日而此書日之義也定之言正君謂先君也兩楹之間象君南面聽治之位正棺于此而後即位者雖非正終正始而猶以正行之也日之者以禮變詳錄之也

穀梁殯然後即位何也定無正見無以正也踰年不言即位是

有故公也言即位是無故公也即位授受之道也先君無正終

則後君無正始先君有正終則後君有正始也戊辰公即位謹

之也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之日然後即位沈子曰正棺

乎兩楹之間然後即位也內之大事日即位君之大事也其不

日何也以年決者不以日決也此則其日何也著之也何著焉

踰年即位厲也于厲之日又有義焉未殯雖有天子之命猶不

敢况臨諸臣乎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曰

固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曰吾君也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

也故周人弔魯人不弔以其下成康為未久也君至尊也去父

之殯而往弔猶不敢况未殯而臨諸臣乎見音規○此亦公羊之義也見之言明也

故君猶言先公也定無正月明無以為正也若先君喪在外遽言即位無先君矣有授乃有受故須先君殯以正終後君乃即位以正始也厲危也周魯有喪謂並有喪也君與親皆斬視君如親禮必親往然要必殯父乃往不敢背父殯而遽往也况未殯而即位以臨群臣乎下之言去

九月大雩

穀梁雩月雩之正也秋大雩非正也冬大雩非正也秋大雩之為非正何也毛澤未盡人力未竭未可以雩也雩月之為正何也其時窮人力盡然後雩雩之正也何謂其時窮人力盡是月不雨則無及矣是年不艾則無食矣是謂其時窮人力盡也雩之必待其時窮人力盡何也雩者為早求者也求者請也古之人重請人之所以為人者讓也請道去讓也則是舍其所以為

人也是以重之焉請哉請乎應上公古之神人有應上公者通乎陰陽君親帥諸大夫道之而以請焉夫請者非可詒託而往

也必親之者也是以重之

艾音藝去舍並上聲焉請之焉音烟上上聲道導同○此發九月書大雩

之義也雩月謂周之九月夏之七月也秋謂周之七月夏之五月也冬謂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秋冬皆非正獨釋秋之非正者冬禾稼既成雩之非禮可知秋禾稼方苗嫌當須雨故問以釋之也艾治也重猶慎也舍人而求天非禮讓之道故慎之應上公蓋神名道之謂導其民也上帝尊不敢指斥故率導其臣民請諸神也詒託謂治其具而托人以請也然此條應見于僖十一年而見于此者蓋互文也謂九月為雩之正殊非先事而雩則夏正之四月為正因旱而雩則凡旱之時皆為正但九月為尤重耳請道去讓及請乎

應上公考禮記亦未盡然

立煬宮

左傳昭公出季平子禱于煬公九月立煬宮○杜註平子逐君懼而請禱于煬公

公羊煬宮者何煬公之宮也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立煬宮非

禮也此發立場宮之義也。場公伯禽之子，非禮者喪事，即遠有進而無退，宗廟即遠有毀而無立，義詳成六年立武宮胡傳。

穀梁立者不宜立者也見公

冬十月隕霜殺菽

公羊何以書記異也此災菽也。曷為以異書，異大乎災也。此發殺菽

之為異也。殺菽應為災緣生殺失常，故大而異之。

穀梁未可以殺而殺，舉重可殺而不殺，舉輕其曰菽舉重也此

十月隕霜殺菽之義也。舉重指此隕霜殺菽而言，舉輕指信三十二年隕霜不殺草而言。殺舉菽為重，不殺舉草為輕。例傳謂刑罰不中之應也。

二年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觀去聲

公羊其言雉門及兩觀災何兩觀微也。然則曷為不言雉門災

及兩觀主災者兩觀也主災者兩觀則曷為後言之，不以微及

大也，何以書記災也此發雉門及兩觀災之義也。其時所災者兩觀為主，而及雉門也。但不以微及大故

後言兩觀也。

穀梁其不曰雉門災及兩觀何也災自兩觀始也。不以尊者親

災也，先言雉門尊尊也此亦公羊之義也。然尊尊之義正，不以尊者親災之義頗支。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公羊其言新作之何，修大也，修舊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不

務乎公室也此發書新作之義也。言新作者謂修而大之也。務猶循也。遇災當戒省，遵制而復修而大之，不循公

室之制，故譏也。

穀梁言新有舊也作為也有加其度也此不正其以尊者親之何也雖不正也于美猶可也此發新作雉門之義也美之言休也謂休美與咎災不同也然于美猶可之義尤支不

三年甲午

四年乙未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

楚夏五月公及諸侯盟于臯鼫鼫音在左傳四年春三月劉文公台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晉

荀寅求貨于蔡侯弗得言于范獻子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滄方降疾瘧方起中山不服棄盈取怨無損于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祇取勤焉乃辭蔡侯晉于是乎失諸侯將會衛子行敬子言于靈公曰會同難噴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鮀從公曰善乃使子魚子魚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

共二微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常隸也社稷不動祝不出竟官之制也君以軍行設社豐設祝奉以從于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君行師從鄉行旅從臣無事焉公曰行也及臯鼫將長蔡于衛衛侯使祝佗私于萇弘曰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萇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于周為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氏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以法則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倍敦祝宗上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虛分康叔以大路少帛錦棊旃旌大呂殷氏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畧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于有閭之土以其王職取于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于殷虛皆啟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姑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于夏虛啟以夏正疆以戎索三者皆叔也而有命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尚年也管蔡啟商慕問王室王于是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為已卿

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為大宰康叔為司寇聃季為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曹文之昭也晉武之穆也曹為伯甸非尚年也今將尚之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為踐士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于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藏存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畧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長弘說告劉子與范獻于謀之乃長衛侯于盟○噴音責從去聲下同其音恭下同夫音扶被音弗長上聲相去聲分去聲下同父音甫下同索音色少去聲虛墟同精茜同茂音佩繁音婆聃音耽基音忌間去聲上蔡音殺下如字乘去聲行去聲見音現重平聲宋王之王一作王覆音福說悅同

毅梁後而再會公志于後會也後志疑也

此發會名陵盟臯馳而公皆後之故也公

有志于後會其志疑矣餘見胡傳參義

秋劉卷卒葬劉文公

卷音權

公至劉卷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我主之

也外大夫不書葬此何以書錄我主也

此發劉卷書卒葬之也何註曰劉卷即上會

劉子也主會者當有恩禮故書卒也餘見隱三年尹氏卒

毅梁此不卒而卒者賢之也寰內諸侯也并列士諸侯此何以

卒也天王崩為諸侯主也

寰音環此又發書卒之義也天王謂景王也然此與公羊大同小異賢

之之義覺贅疑公羊為得之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囊瓦

出奔楚

相公毅作伯舉公羊作莒左傳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秋楚為沈故圍蔡伍員為吳行人

以謀楚楚之殺都楚也伯氏之族出伯州犖孫懿為吳大宰以謀楚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為質于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成謂子常曰子泓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轂寘阨于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

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于淮。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三戰于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干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于闔廬曰。楚无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郢史皇以其乘廣。死。吳從楚師。及清發。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鬪。况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鬪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爲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澨。五戰及郢。已卯。楚子取其妹季芊畀。我以出。涉睢。鉞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子山處令尹之宮。夫槩王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槩王入之。○員音云。乾音虔。阨隘同。惡好並去聲。陳陣同。難去聲。說脫同。乘廣並去聲。澨音誓。郢音穎。芊音米。鉞音斟。

公室。吳何以稱子。憂中國也。其憂中國奈何。伍子胥父誅乎楚。

挾弓而去楚。以干闔廬。闔廬曰。大之甚。勇之甚。將爲之興師。而復讐于楚。伍子胥復曰。諸侯不爲匹夫興師。且臣聞之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讐。臣不爲也。于是止。蔡昭公朝乎楚。有美裘焉。囊瓦求之。昭公不與。爲是拘昭公于南郢。數年。然後歸之。于其歸焉。用事乎河。曰。天下諸侯。苟有能伐楚者。寡人請爲之前列。楚人聞之。怒。爲是興師。使囊瓦將而伐蔡。蔡請救于吳。伍子胥諫曰。蔡非有罪也。楚人爲無道。君如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時可矣。于是興師而救蔡。曰。事君猶事父也。此其爲可以復讐奈何。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父受誅。子復讐。推刃之道也。復讐不除。害朋友相衛而不相逋。古之道也。將爲不爲。爲是也。復讐不除。害朋友相衛而不相逋。古之道也。將爲不爲。爲是也。復讐不除。害朋友相衛而不相逋。古之道也。將爲不爲。爲是也。

音峻。此發吳稱子之義而因以論復讐之道也。昭三十年吳滅徐稱國。此稱爵者以憂中國進之也。大者大其孝也。用事乎河謂祭河也。河非楚蔡之道歸時。北如晉請伐楚。故祭之推及謂一往一來。如相推者。然受誅讐不可復。不受誅則讐可復。子胥父不受誅。可復矣。况救蔡出師。又不虧事君之義乎。子胥事吳為君臣。吳王待胥如朋友。衛猶助也。出表曰。迥猶先也。其時墮墓燒廟。復讐矣。而不除昭王助胥矣。而不相為先。亦猶行古之道也。

穀梁吳其稱子何也。以蔡侯之以之舉其貴者也。蔡侯之以之則其舉貴者何也。吳信中國而攘夷狄。吳進矣。其信中國而攘夷狄。奈何。子胥誅于楚也。挾弓矢而于闔廬。闔廬為是欲與師而伐楚。子胥諫曰。臣聞之。君不為匹夫與師。且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讐。臣弗為也。于是止。蔡昭公朝于楚。有美裘。正是日。囊瓦求之。昭公不與。為是拘昭公于南郢。數年然後

得歸。歸乃用事乎。漢曰。苟諸侯有欲伐楚者。寡人請為前列焉。

楚人聞之而怒。為是與師而伐蔡。蔡請救于吳。子胥曰。蔡非有罪。楚無道也。君若有應中國之心。則此時可矣。為是與師而伐

楚。何以不言救也。救大也。此亦公羊之義也。舉其貴明其非止。為胥出師也。信仲同。正是日。謂朝之。

日用事于漢。視公羊用事于河。為合稱。吳救蔡其義更大。而吳不能進。于是故止。稱蔡侯以吳子也。

庚辰吳入郢。郢公穀作楚。左傳見前。

公羊。吳何以不稱子。反夷狄也。其反夷狄。奈何。君舍于君室。大

夫舍于大夫室。蓋妻楚王之母也。此發入郢不稱。吳子之義也。

穀梁。日入。易無楚也。易無楚者。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何以不言滅也。欲存楚也。其欲存楚。奈何。昭王之軍敗而逃。父老

送之曰寡人不肖亡先君之邑父老反矣何憂無君寡人且用此入海矣父老曰有君如此其賢也以眾不如吳以必死不如楚相與擊之一夜而三敗吳人復立何以謂之吳也狄之也何謂狄之也君居其君之寢而妻其君之妻大夫居其大夫之寢而妻其大夫之妻蓋有欲妻楚王之母者不正乘敗人之績而深為利居人之國故反其狄道也此發書日不書滅及書吳之義也無楚者十日而入楚易如無楚然也復立立楚王也

五年丙申夏歸粟于蔡左傳夏歸粟于蔡以周亟矜無資

公羊孰歸之諸侯歸之曷為不言諸侯歸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此發歸粟不稱諸侯之義也前後至謂之離故僅言我而已然按經無諸侯會之文杜註止謂魯歸之要

是也

穀梁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孰歸之諸侯也不言歸之者

專辭也義邇也此亦公羊之義也專之言但邇之言卑也始不能救其圍而今僅能歸之粟于義為卑故書歸

粟為正不書歸之者為其卑也石氏介謂春秋貴義不貴惠有患不救因其勝而饋之小惠不足貴矣

於越入吳左傳越入吳吳在楚也

公羊於越者何越者何於越者未能以其名通也越者能以其名通也此釋越稱於越之義也於越蠻言也越華言也未能通蠻為華故以其本名書之而不以中國之號目之也胡

傳見哀十三年

六年丁酉冬城中城

公羊城中城者三家張也或曰非外民也此發書城中城之義也三家張故城中城

以自固也非責也責其舍民而恃險也外民見成九年然二義皆支時公家豈能自築城而城郭溝池以自固亦豈聖世之所禁哉但專恃此為固者則失耳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郟杜註何忌不言何關文

公至此仲孫何忌也曷為謂之仲孫忌譏二名一名非禮也此釋

書何忌不書何之義也然按義不如杜註為安

七年戊戌秋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左傳秋齊侯鄭伯盟于

齊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于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之乃盟于瑣○欲屬齊鄭故令以齊師懼諸大夫

穀梁以重辭也衛人重北宮結此發書以之義也重結故執以

以始晉則傳義亦未盡矣義見參義

八年己巳二月公侵齊二月公至自侵齊左傳公侵齊攻廩丘之郛主人焚衛或濡馬禍以

之遂毀之主人出師奔。衛攻城車也廩丘人焚魯車魯救車而遂毀廩丘之郛也奔奔逐廩丘之人也

穀梁公如往時致月危致也往月致時危往也往月致月惡之

也惡去聲。此發往月致月之義也然危致危往之屬其義絕支劉氏曰文公十三年冬公至自晉十四年正月公至自晉

是時公一出而衛晉鄭三國相親附最榮矣何以危致宣公十七年六月同盟于斷道秋公至自會是時諸侯協心外楚中國

為一無有他變何以危往僖公四年正月侵蔡遂伐楚八月公至自伐楚是時齊桓主諸侯穀梁以為大伐楚何以惡之也凡

穀梁之支說當以此推之

冬從祀先公左傳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于季氏叔孫

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已更孟氏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于僖公壬辰將享季氏子

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成幸公斂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于子先備

諸與孟孫以壬辰為期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鉞盾夾之陽越殿將如蒲圃桓子昨謂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

以是繼之對曰臣聞命後陽虎為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死死無益于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孟氏選圍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為公期築室于門外林楚怒馬反衢而騁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陽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弗勝又敗于棘下陽氏敗更平聲下同已音紀鉞音批殿音店昨音乍以為之為去聲中去聲。昨粹也築室實以備敵而偽為公期築室也。

公羊從祀者何順祀也文公逆祀去者三人定公順祀叛者五人此錄順祀之實也不從逆而去謂之去不從順而去謂之叛人去與叛皆不書者微也或曰叛者五人即謂因陽虎之五人然其說蓋亦不足深求矣。

穀梁貴復正也此釋順祀之文也謂文公逆祀今復正也

盜竊寶玉大弓左傳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寢而為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示出喜于徵死何暇追余從者曰嘻速駕公斂陽在公斂陽請追之孟氏弗許陽欲殺桓子孟孫懼而歸之子言辨舍爵于季

之遂毀之主人出師奔。衝攻城車也廩丘人焚魯車會救車而遂毀廩丘之郭也奔奔逐廩丘之人也。

穀梁公如往時致月危致也往月致時危往也往月致月惡之

也惡去聲。此發往月致月之義也然危致危往之屬其義絕支劉氏曰文公十三年冬公至自晉十四年正月公至自晉是時公一出而衛晉鄭三國相親附最樂矣何以危致宜公十七年六月同盟于斷道秋公至自會是時諸侯協心外楚中國為一無有他變何以危往僖公四年正月侵蔡遂伐楚八月公至自伐楚是時齊桓主諸侯穀梁以為大伐楚何以惡之也凡穀梁之支說當以此推之。

冬從祀先公左傳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于季氏叔孫

輒無寵于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于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已更孟氏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于僖公壬辰將享季氏子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成幸公斂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于子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為期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鉞盾夾之陽越殿將如蒲圃桓子昨謂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

以是繼之對曰臣聞命後陽虎為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死死無益于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孟氏選圍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為公期築室于門外林楚怒馬反衛而騁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陽虎劫公與武叔以佞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弗勝又敗于棘下陽氏敗更平聲下同已音紀斂音批殿音店昨音乍以為之為去聲中去聲。昨粹也築室實以備敵而偽為公期築室也。

公羊從祀者何順祀也文公逆祀去者三人定公順祀叛者五人此錄順祀之實也不從逆而去謂之去不從順而去謂之叛人去與叛皆不書者微也或曰叛者五人即謂因陽虎之五人然其說蓋亦不足深求矣

穀梁貴復正也

此釋順祀之文也謂文公逆祀今復正也

盜竊寶玉大弓

左傳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寢而為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宋出喜于徵死何暇追余從者曰嘻速駕公斂陽在公斂陽請追之孟氏弗許陽欲殺桓子孟孫懼而歸之子言辨舍爵于季

與大弓為三則傳當首言龜青純而不當在弓繡質之下矣况質與純相對為義豈有或言質而無純或言純而無質者乎

穀梁寶王者何封圭也大弓者武王之戎弓也周公受賜藏之

魯非其所以與人而與之謂之亡非其所取而取之謂之盜

此發書盜之義也

九年夏得寶玉大弓

左傳夏陽虎歸寶玉大弓書曰得器用也凡獲器用曰得得用焉曰獲六月伐陽關

陽虎使焚萊門師驚犯之而出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臣嘗為隸于施氏矣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眾庶猶睦能事大國而無天菑若之何取之陽虎欲勤齊師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將于是乎奮其詐謀夫陽虎有寵于季氏而將殺季孫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于季氏而大于魯國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將東之陽虎願東乃囚諸西鄙盡借邑人之車鑿其軸麻約而歸之載葱靈寢于其中而逃追而得之囚于齊又逃奔宋遂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罷音皮鑿音擊

公羊何以書國寶也喪之書得之書

此發書得之義也

穀梁其不地何也寶玉大弓在家則羞不日羞也惡得之得之

堤下或曰陽虎以解衆也

惡平聲解懈同○此發得不書地之義也國之大寶在家則羞也况在陪

臣乎故不日其地也解之言緩使人遇寶而追懈緩也然按胡傳書陽虎為盜是治陪臣也不日羞之義亦支

十年辛丑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

夾公穀作類左傳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

孔丘相犁彌言于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齊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于盟兵不偪好于神為不祥于德為愆義于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于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曰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

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饗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相去聲辟音闕竟境同乘去聲還旋同其供同稗音敗○兵戮也辟去也勤勞也

穀梁離會不致何為致也危之也危之則以地致何也頰谷之

會孔子相焉兩君就壇兩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

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曰兩命合好夷狄之

民何為來為命司馬止之齊侯逡巡而謝曰寡人之過也退而

屬其二三大夫曰夫人率其君與之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獨率

寡我而入夷狄之俗何為罷會齊人使優施舞于魯君之幕下

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齊人來

歸鄆謹龜陰之田者蓋為此也因是以見雖有文事必有武備

孔子于頰谷之會見之矣為並去聲相焉兩相之相去聲屬音燭夫人之夫音扶慕音莫為去聲以

見之見音現○此發離會書致之義也離特也相謂為司寇時攝相事也罷止也笑謂戲笑然離會不致之義殊非凡在唐穀黃離會之屬皆至也文俚事率亦不如左氏傳為合

齊人來歸鄆謹龜陰田鄆公羊作運

公羊齊人曷為來歸運謹龜陰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齊

人為是來歸之此推來歸之故也不言行乎定公者時政在季氏也按胡傳前此歸濟西田後此歸謹及闡皆

但書歸者魯請而歸之也此書來歸者齊人心服而歸之也或曰春秋夫子之筆削自序其績可乎曰聖人會人物于一身萬象異形而同體通古今于一息百王異世而同神以天自處何嫌之有

十有一年壬寅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

反左傳十一年春宋公母弟辰暨仲佗石彊公子地入于蕭以叛秋樂大心從之大為宋患寵向魘故也

穀梁宋公之弟辰未失其弟也及仲佗石彊公子地以尊及卑

也自陳陳有奉焉爾入于蕭以叛入者內弗受也以者不以也

叛直叛也此發書弟書及之屬之義也直叛見昭二十一年

十有二年癸卯夏叔孫州簪帥師墮郈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左傳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于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頤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句

音劬頤音祈

公羊曷為帥師墮郈帥師墮費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

不龍甲邑無百雉之城于是帥師墮郈帥師墮費雉者何五板

而堵五堵而雉百雉而城

此推墮郕墮費之由也然韓詩外傳板者六尺堵者三十尺雉者二百尺

百雉通計二萬尺凡周十一里三十三步數與此不同

穀梁墮猶取也

此釋墮之義也然謂墮為取亦非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穀梁非國言圍圍成大公也何以致危之也何危爾邊乎齊也

此釋墮成書圍書致之義也然大公及邊齊之說皆未安

十有三年

甲辰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冬晉趙鞅歸于晉

左傳晉趙鞅謂

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衛是以為邯鄲而實諸晉陽絕衛之道也不如侵齊而謀之乃如之而歸之于晉陽趙孟怒召午而囚諸晉陽使其從者說劔而入涉賓不可乃使告邯鄲人曰吾私有討于午也二三子唯所欲立遂殺午趙稷涉賓以邯鄲叛夏六月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

而相與睦故不與圍邯鄲將作亂董安于聞之告趙孟曰先備諸趙孟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為後可也安于曰與其害于民寧我獨死請以我說趙孟不可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范臯夷無寵于范吉射而欲為亂于范氏梁嬰父雙于知文子文子欲以為卿韓簡子與中行文子相惡魏襄子亦與范昭子相惡故五子謀將逐荀寅而以梁嬰父代之逐范吉射而以范臯夷代之荀躒言于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二子將伐公齊高疆曰三折肱知為良醫唯伐君為不可民弗與也我以伐君在此矣三家未睦可盡克也克之君將誰與若先伐君是使睦也弗聽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之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為請十二月辛未趙鞅入于絳盟于公宮為從並去聲說脫同不與之與去聲知文之知去聲躒音力折之設反晉陽鞅邑也按十年衛歸晉五百家置之邯鄲衛為是常相親若置晉陽則絕衛矣午請侵齊俟齊來報因其懼齊而遷之此謀之善也鞅不察其謀而遽伐其違命則悖矣

公羊此叛也其言歸何以地正國也其以地正國奈何晉趙鞅

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荀寅與士吉射君側之惡人也逐君側之惡人曷為以叛言之無君命也此發叛書歸之義也也以地正國謂以

地之歸正國之紀也然按胡傳三叛之罪一也鞅以韓魏援之而得復寅吉射以無援而終叛則經書鞅歸豈與之乎傳義蓋失之矣

穀梁以者不以者也叛直叛也此叛也其以歸言之何也貴其以地反也貴其以地反非大利也許悔過也許悔過則何以言

叛也以地正國也以地正國則何以言叛其入無君命也此畧猶公

羊之義而稍為平也非大利也者非徒以地反為利而以悔過為義也

十有四年乙巳秋天王使石尙來歸賑

公至石尙者何天子之士也賑者何俎實也腥曰賑孰曰燔此

石尙與賑之文也義見下

穀梁賑者何也俎實也祭肉也生曰賑孰曰燔其辭石尙士也

何以知其士也天子之大夫不名石尙欲書春秋諫曰久矣周

之不行禮于魯也請行賑貴復正也此亦即歸賑之意以發書

書未詳或云欲猶當也石尙諫而行之貴其復正當書于春秋矣倒文也或云石尙為此諫者欲書于春秋而然也二說皆支

而復正之義九失矣詳見胡傳

十有五年丙午春王正月麇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公至曷為不言其所食漫也此發郊牛不言所食之義也漫之言遍也餘義詳胡傳

穀梁麇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不敬莫大焉亦公羊之義也

夏五月辛亥郊

公至曷為以夏五月郊三十之運也

此發夏五月郊之義也運之言轉也正月改卜牛牛

在滌三月故魯郊以四月又再卜不吉而三則更一月矣此所以至五月與餘義見前

壬申公薨于高寢

左傳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王高其客仰公受玉與其客俯子貢曰夫禮死

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于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中

去聲 穀梁高寢非正也

此釋高寢之名也密註曰高寢宮名疏曰高者大也嫌是路寢之流故傳言其非正

邾子來奔喪

公至其言來奔喪何奔喪非禮也

此發書奔喪之義也何註曰禮天子崩諸侯奔喪會葬諸

侯薨有服者奔喪無服者會葬皆無服故傳云非禮

穀梁喪急故以奔言之

此發書奔之義也

秋七月壬申妣氏卒

妣穀梁作弋下同左傳秋七月壬申妣氏卒不稱夫人不赴且不耐也

公至妣氏者何哀公之母也何以不稱夫人哀未君也

此發妣氏不稱

夫人之義也傳據母以子貴故哀未君母不稱夫人然母以子貴之義本非此則又以未踰年未稱君而未尊之耳

穀梁妾辭也哀公之母也

此又發不稱夫人之義也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

是穀梁作稷左傳葬定公雨不

克襄事禮也按以雨不葬非禮見下傳

穀梁葬既有日不為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乃急辭

也不足乎日之辭也

此發雨不克葬及乃克葬之義也乃克葬為急辭對宣八年庚寅日中而克葬言之

不足乎日猶言惟日不足者然日中而克葬猶若暇裕之詞至日下昃則已急矣故曰不足乎日之辭也

公羊傳 卷一 辛巳葬定姒左傳葬定姒不稱小君不成喪也

公羊定姒何以書葬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廟廟則書葬此發定姒不書小君而書葬之義也據傳嗣君未踰年不稱君故母卒不稱夫人葬亦不稱小君而子為君則有廟有廟則書葬此即所謂母以子貴也然其義本非詳見參義

春秋 公羊 二傳 附左 穀梁 氏傳

哀公 名蔣定公之子母定姒

姜兆錫彙義

元年丁未春王正月 麇鼠食郊牛 改卜牛 夏四月 辛巳郊郊牛下穀梁有角字

穀梁此該郊之變而道之也于變之中又有言焉麇鼠食郊牛

角改卜牛志不敬也郊牛日展解角而知傷展道盡矣郊自正

月至三月郊之時也夏四月郊不時也五月郊不時也夏之

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九月用郊用者不

宜用者也郊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五卜強也卜免牲者吉則

免之不吉則否牛傷不言傷之者傷自牛作也故其辭緩全曰

牲傷曰牛未牲曰牛其牛一也其所以為牛者異有變而不郊

哀公 卷一 二

故免十牛也。已牛矣，其尚十免之何也？禮與其亡也，寧有嘗置之上帝矣。故十而後免之，不敢專也。十之不吉，則如之何？不免安置之繫而待六月上甲始庀牲，然後左右之子之所言者，牲之變也。而曰我一該郊之變而道之何也？我以六月上甲始庀牲，十月上甲始繫牲，十一月十二月牲雖有變不道也。待正月然後言牲之變，此乃所以該郊郊享道也。貴其時大其禮，其養牲雖小不備可也。子不忘三月十郊何也？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我以十二月下辛，十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十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十三月上辛，如不從則

不郊矣。

斛音糾，庀音披，上聲。○此發鼯鼠食郊牛及四月郊之義，而因推之也。該之言備言猶道也。謂經中備郊之變。

言之。又于變之中而尚有可言也。展省也。斛曲也。志不敬為變。展道盡為尚可言也。周之春正月為夏之冬十一月，乃郊天之正祭。其三月為夏之春正月，乃祈穀于天之祭。故為郊之時，周之四月五月為夏之二月三月，皆不時也。但比之九月猶為可耳。此皆言本經中之義也。三十之為禮，所謂求吉之道三也。以十二月下辛，十正月上辛，以正月下辛，十二月上辛，以三月上辛，十三月上辛，是為三十之禮。如更以三月下辛，十四月上辛，則為四十而非禮。又以四月下辛，十五月上辛，則為五十而強為之耳。牛傷不言傷之者，宜三年書郊牛之口傷，不言鼯鼠傷之是也。置之上帝者，謂置于養上帝牲之滌官，安猶何也。繫謂暫繫之故處也。具也。後牲具然後前牲，惟吾處之矣。此皆于全經推言之也。子所言謂孔子也。我一之我傳為孔子之詞。我以之我傳為祭者之詞。十二月上辛，去郊遠，雖變不言。正月郊已通，有變則棘矣。故言其變以該之也。又言三月十郊者，事時禮稱牲猶次也。如又累十違時，三月不郊而十四月此郊，所以廢也。傳義應見于僖宣成襄定五公書郊之文。今詳于此者，蓋諸公言四月十郊者，凡四而四月皆無一郊者。今四月辛巳乃郊，故傳于此。發之與然，按傳義多是而非。其言三閏月為三十者，郊之時四月郊為不時者，覺似是而非。其言三閏月為三十者，則彌非矣。若魯無冬至大郊之祭，止有正月祈穀于上帝之祭。

而據左傳家語並言魯以啟蟄祈穀于上帝則周正之四月乃夏正二月啟蟄之節故四月乃魯郊之時而春秋僖三十一年成十年襄七年十一年凡書上郊皆在四月者蓋以此也而如之何以四月上郊為非時耶惟魯郊在四月故上郊亦止在四月所謂三上者郊之月有上辛中辛下辛謂上上辛不吉則上中辛上中辛不吉則上下辛也而如之何以月每一上三閱月而為三上耶夫經文四月上郊而改為三月上郊一異也惟王禮乃正月上郊而侯國引之二異也二月並無郊禮而亦云上郊三異也按禮上上辛不吉則上由辛中辛不吉則用上辛則月十三辛而故郊猶非禮也况又以月十一辛牽涉累月而為此非禮之禮以亂之乎

二年戊申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鄆東

田及沂西田

邾音曠左傳二年春伐邾將伐絞邾人愛其上故略以鄆沂之田而受盟○絞邾邑

穀梁取鄆東田鄆東未盡也及沂西田沂西未盡也此錄取田之實也而

私家之專亦甚矣

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句音鈞

穀梁三人伐而二人盟何也各盟其得也

此發三人伐而二人盟之義也蓋昭公伐

意如陽虎囚桓子二家實救季氏而因以此委之與

夏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聩于戚

左傳初衛侯遊于郊子南僕公曰余無子將立女不對他

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指在下君命祗辱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為大子君命也對曰郢異于他子且君沒于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大子于戚宵迷陽虎日右河而南必至焉使大子繞八人衰經偽自衛逆者告于門哭而入遂居之○女汝同繞音問○子南即郢也蒯聩出奔故云無子三揖謂三卿異于他子謂用意不同于人繞初發喪未成服之服衰經則已成服之服也

公羊戚者何衛之邑也曷為不言入于衛父有子子不得有父

也此發書納于戚而不書入于衛之義也父有子謂蒯聩雖逐于靈公而猶以輒為子子不得有父謂輒既禰乎靈公而即

不得以蒯瞶為父也然子不得有父之義甚悖遂貽漢世引經之誤胡傳謂書納以罪蒯瞶書世子以罪輒是也

穀梁納者內弗受也帥師而後納者有伐也何用弗受也以輒

不受也以輒不受父之命受之王父也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

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此發書納之義其悖猶公羊也信仲同

三年已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左傳三年春齊衛圍戚求援于中山

公羊齊國夏曷為與衛石曼姑帥師圍戚伯討也此其為伯討

奈何曼姑受命乎靈公而立輒以曼姑之義固可以距之也輒

者蒯瞶之子也曷為不立蒯瞶而立輒蒯瞶為無道靈公逐蒯

瞶而立輒也然則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其可奈何不以父命

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不以家事辭王

事以王事辭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此發二人帥師圍戚之義也辭謂違而不從也一謂

得以有辭也王事猶言王法以為父廢而不得立故為家之私事以奉祖命而主社稷故為王之大法也然律以正名之義其道已苟兄以求仁得仁又何怨者惟之此心更未可問乎不以聖經折獄而傳謬遂滋此漢儒所以貽誤于天下後世也

穀梁此衛事也其先國夏何也子不圍父也不繫戚于衛者子

不有父也此發先書國書及不書衛戚之義也以衛石曼姑主兵則為以子拒父故先書齊國夏然先書齊國夏則

應書圍衛戚矣又以書衛戚疑蒯瞶得以父靈公而有衛故不繫戚于衛也然其義亦支詳見上文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左傳夏五月辛卯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

出御書俟于宮曰死女而不在死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校人乘馬中車脂轄百官官備府庫慎守官人肅給濟濡帷幕鬻攸從之蒙葺公屋自大廟始外內以稷助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公父文伯至命校人駕乘車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為也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富父槐至曰無備而官辦者

猶拾藩也。子是乎去表之。棠道還公宮。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女汝同其恭同乘去聲。下同。父音甫。下同。藩參上聲。還音環。○司鐸宮名。虬具也。謂其所職而不在則死也。親盡不毀。故知其災。

公至此皆毀廟也。其言災何復立也。曷為不言其復立。春秋見者不復見也。何以不言及敵也。何以書記災也。復扶又反。見音現。○此發書災

及並書桓公僖宮之義也。復立謂既毀復立。今以災書也不復見。謂于重者一書之不數數書也。然經義正見其當災耳。但記災云乎哉。

穀梁言及則祖有尊卑由我言之則一也。此亦並發書桓宮僖宮之義也。

四年庚戌春王二日庚戌盜殺蔡侯申。殺公穀作弒。左傳四年春蔡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

遷也。承公孫翩逐而射之。入于家人而卒。以兩矢門之。眾莫敢進。交之錯後至。曰如墻而進。多而殺二人。錯執弓而先翩射之。中肘。錯遂殺之。故逐公孫辰而殺公孫姓公孫肝。○射音石。下同。錯音措。中夫聲。肝音吁。○諸大夫謂公孫姓公孫肝之徒也。

承字當屬下。承猶進也。進翩而殺之也。杜註屬上句而釋承為懲謂懲其又遷也。義蓋曲矣。

公至弒君賤者窮諸人。此其稱盜以弒何賤乎賤者賤乎賤者

孰謂謂罪人也。此發弒君書盜之義也。據文十六年宋人弒其君杵臼。傳謂大夫弒君稱名氏賤者。諸人。今

弒君不稱人而稱盜。蓋賤而又賤矣。罪人未詳。按註猶刑人也。襄二十九年閻弒吳子餘祭。彼稱閻為刑人。此稱盜畧如之也。然一閻弒一盜殺。義類亦未甚安。

穀梁稱盜以弒君。不以上下道道也。內其君而外弒者。不以弒

道道也。春秋有三盜。微殺大夫謂之盜。非所取而取之謂之盜。

辟中國之正道以襲利謂之盜。辟避同。○此又發弒君書盜之義也。上下謂君臣也。上道猶義

例下道猶言也。不稱某弒其君某而稱盜殺蔡侯某是不以君臣之義例言也。內君外弒如邾人弊鄆子于鄆之類。微殺大夫謂之盜。如盜殺陳夏區夫是也。取非所取謂之盜。如盜寶弓大玉是也。辟正道以襲利謂之盜。即此是也。上二盜即自殺者取

者而謂之盜未一盜因被殺者而謂殺者以盜若其不以上下之道為言則一也避中國之正道以襲利謂蔡君背楚誑吳以苟襲便利而又委罪于執政也然其義亦未甚安

夏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蠻公羊作曼左傳夏楚人既克夷虎乃謀北方左司馬販申公壽餘葉公

諸梁致蔡于負函致方城之外于繒關曰吳將沂江入郢將奔命焉為一昔之期襲梁及霍單浮餘圍蠻氏蠻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司馬起豐析與狄戎以臨上雒左師軍于菟和右師軍于倉野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人之願也不然將通于少習以聽命士蔑請諸趙孟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于楚必速與之士蔑乃致九州之戎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之且將為之上蠻子聽上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界楚師于三戶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而盡俘以歸○販攀上聲葉音構繒音情單音善菟音徒少為並去聲也致者會其眾也司馬即販也通開也少習武關也言將開也起發其眾也城築城也三戶地名致邑立宗詐誘之也戰道以伐晉也城築城也三戶地名致邑立宗詐誘之也

公羊赤者何戎曼子之名也其言歸于楚何子北宮子曰辟伯

晉而京師楚也

辟避同○此發戎曼子書名及書歸于楚之義也晉執戎蠻子歸于楚疑晉為伯而楚為京師

故書此以辟之也然按經義却反是文公執曹伯則曰界宋人今云歸于楚猶曰歸于京師也則非書此以避之正指其失而直書之耳

六月辛丑亳社災

亳公羊作蒲

公羊蒲社者何亡國之社也社者封也其言災何亡國之社蓋

揜之揜其上而柴其下蒲社災何以書記災也

此發亳社書災之義也亡國謂

殷也周社封以土而已不得言災殷社上揜以屋下積以柴蓋隔使不與天地通矣故言災也

穀梁亳社者亳之社也亳亡國也亡國之社以為廟屏戒也其

屋亡國之社不得達上也

此亦公羊之義也屏之言蔽立于廟門外為屏蔽而因以為戒也欲不使

之達上故屋之

五年辛亥冬閏月葬齊景公

公羊閏不書此何以書喪以閏數也喪曷為以閏數喪數畧也

閏數之數上聲○此發葬書閏月之義也喪數謂喪之禮數冬謂首冬之十月也諸侯五月而葬景公九月卒今連閏亦止三月耳譏齊子背于禮也何註謂喪服大功以下諸侯當以閏月為數者謬

穀梁不正其閏也此又發葬書閏月之餘也閏月喪禮不數今數之不以為正也

六年壬子秋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荼茶音舒公羊作舍左傳八月齊邢意茲來

奔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陽生駕而見南郭且子曰嘗獻馬于季孫不入于上乘故又獻此請與子乘之出萊門而告之故闕止知之先待諸外公子曰事未可知反與王也處戒之遂行逮夜至于齊國人知之僖子使子士之母養之與饋者皆入冬十月丁卯立之將盟鮑子醉而往其臣差車鮑點曰此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于鮑子遂誣鮑子曰子之命也鮑子曰女忘君之為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悼公稽首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可不必亡一大夫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義則進

否則退敢不唯子是從廢與無以亂則所願也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使胡姬以安孺子如頓去焉如殺王用拘江說因王豹于句竇之丘公使朱毛告于陳子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于器不可以二器二不置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僖子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群臣乎以齊國之困困又有憂少君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群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公悔之毛曰諸大訪于陳子而圖其小可也使毛遷孺子于駟不至殺諸野幕之下葬諸父曰淳○且音沮乘去聲差所宜反女汝同背音佩說悅同句音鉤難少並去聲長上聲○南郭且干與陽生同奔魯令托為試馬而逐去也闕止子我也王陽生子也子士之母僖子妾也與饋食者皆入亦以微之也差車謂管車之人也鬻如茶母為孺子牛謂景公戲為牛以弄孺子而被牽曳以致折齒也大訪謂訪國政圖小謂圖孺子不至謂未至駟之時而殺之

公羊弒而立者不以當國之辭言之此其以當國之辭言之何

為諉也此其為諉奈何景公謂陳乞曰吾欲立舍何如陳乞曰

所樂乎為君者欲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君如欲立之則臣

請立之陽生謂陳乞曰吾聞子蓋將不欲立我也陳乞曰夫于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者也走矣與之玉節而走之景公死而舍立陳乞使人迎陽生于諸其家除景公之喪諸大夫皆在朝陳乞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願諸大夫之化我也諸大夫皆曰諾于是皆之陳乞之家坐陳乞曰吾有所為甲請以示焉諸大夫皆曰諾于是使力士舉巨囊而至于中霄請大夫見之皆色然而駭開之則闐然公子陽生也陳乞曰此君也已諸大夫不得已皆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而君之爾自是往弒舍

此發稱齊陽生不稱公子之義也當國之辭者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稱公子是不以當國之詞言之此但稱齊陽生則為當國之辭緣陳乞君陽生先詐致諸大夫于家然後往弒茶故書此以起之

也齊人語置為干諸常陳乞之子其母陳乞之妻祭本男子主之主婦設祭而已以已方同在朝故以妻言稱魚菽以明其薄也行過不以禮謂之化亦齊人語凡皆降稱之詞以力士舉巨囊可異故駭之闐然出頭貌茶未得衆而陽生本當立又見力士知有備故遂君之也然陽生本當立故以當國之辭言之穀傳所謂茶不正陽生當立是也為譏之義殊曲又其說與左氏小異未知孰是而巨囊之說亦似支矣

穀梁陽生入而弒其君以陳乞主之何也不以陽生君茶也其不以陽生君茶何也陽生正茶不正不正則其曰君何也茶雖不正已受命矣入者內弗受也茶不正何用弗受以其受命可以言弗受也陽生其以國氏何也取國于茶也

此發弒書陳乞不書陽生及陽生書齊不書公子之義也據傳陽生不君茶故弒君書陳乞不書陽生但如此則陽生得正其氏國不稱公子宜矣又豈取國于茶而氏國之謂哉若云茶已受命可以勿受則又非隱桓之間信道不信邪及首止之盟舍王命以尊王之義也亦適見其

自相亂而已

七年癸丑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左傳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

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夫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民保干城城保干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孟孫曰二三子以為何如惡賢而逆之對曰禹合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魯德如邾而以眾加之可乎不樂而出秋伐邾及范門猶聞鐘聲大夫諫不聽茅成子請告于吳不許曰魯擊柝聞于邾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于我且國內豈不足成子以茅叛師遂入邾處其公宮眾師晝掠邾眾保于繹師宵掠以邾子來獻于亳社囚諸負瑕負瑕故有繹邾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于吳曰魯弱晉而遠吳馮恃其眾而背君之盟辟君之執事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若夏盟于鄆衍秋而背之成求而不違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以私奉貳唯君圖之吳子從之○惡平聲乘去聲下同馮憑同辟闢同○言大不字小小不事大而萬國乃即于亡今魯不可以恃眾而加邾也與孟孫賢景伯而不欲逆之同意猶聞鐘

聲不為備也國豈不足妄自恃也夷鳴即成子辟猶陋也成求謂魯成其所求也貳猶敵也私猶臣也

公羊八不言伐此其言伐何內辭也若使他人然邾婁子益何以名絕曷為絕之獲也曷為不言其獲內大惡諱也此發入言

子書名之義也伐為聲罪之辭入為取利之意若使他人然未詳舊云言伐者為公而入若為他人也義覺支絕猶惡也惡其不死社稷而見獲也餘義見下

穀梁以者不以者也益之名惡也春秋有臨天下之言焉有臨

一國之言焉有臨一家之言焉其言來者外魯之辭此發書以

義也臨者撫有之也天子有天下諸侯有一國大夫有一家也從外來曰來魯侯身自以歸而書來是外之也然內言以來猶外言以歸也強生義解殊支胡傳曰內惡必諱書以邾子來而不諱者見後書歸邾子之能去其惡而不積也

八年甲寅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左傳八年春宋公伐曹將還褚師子肥殿曹人

詎之不行師待之公聞之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及司城疆以歸殺之○殿音店詎音構

公羊曹伯陽何以名絕曷為絕之滅也曷為不言其滅諱同姓

之滅也何諱乎同姓之滅力能救之而不救也此發書伯書名之義也然按胡

傳書滅者亡國之美辭上下之同力也書以歸則貶詞耳故書滅復書以歸者善不終書以歸不書滅者善不足稱也曹伯狎

弋人以亡其國蓋喪國辱身有愧死社稷之義而不書滅耳豈諱同姓之謂哉

夏齊人取謹及闡闡公羊作儼左傳齊悼公之來也季康子以其

敢與也齊侯怒夏五月齊鮑牧帥師伐我取謹及闡○妻去聲

公羊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所以賂齊也曷為賂齊為以邾婁

子益來也為以之為去聲○此發書外取邑之義也然左傳謂不以妹與見伐此謂以邾子來致賂者蓋因其時齊

侯如吳請師伐我而誤耳此所以下文歸謹及闡亦有兩義一謂以妹歸于齊而歸田一又謂以邾子歸于邾而歸田也

穀梁惡內也惡去聲○此亦公羊之義也何註謂益為齊甥皆畏齊而賂之故惡內也

歸邾子益于邾左傳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邾子又無道吳子使大夫子餘討之囚諸樓臺荷以棘

使諸大夫奉大子革以為政○椿音薦榦也

穀梁益之名失國也此發書名之義也餘見胡傳

九年卯春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雍去聲左傳鄭武子賸之雙許瑕求邑無以與之請

外取詐之故圍宋雍丘宋皇瑗圍鄭師每日遷舍囁合鄭師哭子姚救之大敗二月甲戌宋取鄭師于雍丘使有能者無死以

邾張與鄭羅歸○賸剩同○鄭師謂瑕師日遷舍言銳也子姚即賸也

公羊其言取之何易也其易奈何詐之也易去聲○此發書取之義為詐也

穀梁取易辭也以師而易取鄭病也此又發書取之義為易也師而為師敗病可知矣

十年丙辰

十有一年 丁巳

十有二年 戊午 春用田賦 左傳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為國老待子

而行若之何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于冉有曰君子之行度于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歛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于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十有二年春用田賦○按以丘亦足矣者謂井邑丘田縣都出賦之法乃所謂周公之典也用丘甲而法外已增矣尚未足乎

公羊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用田賦也 此發書用田賦之意也何註曰田謂一井之田也賦者歛財物也若漢家歛民錢以田為率矣疏云知為一井之田者家語正論篇季康子欲以一井出賦法孔子對曰田一井出穰禾秉芻缶米不是過也故知一井也餘見下

穀梁古者公田什一用田賦非正也 此又發田賦之義也寧註云古者民受田百畝耕公田十畝是為私十而公一今又并賦其私也按二傳微不同然皆謂井田常賦之外又賦其私財也或謂軍賦者非以論語年

亦可見 饑章推之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左傳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于吳故不書姓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纒放經而拜○與去聲纒音問

公羊孟子者何昭公之夫人也其稱孟子何諱取同姓蓋吳女也 此發書孟子為諱姬為子之義見昭公之罪也然以左氏推之卒不稱夫人葬不稱小君蓋季氏之蔑上見而哀公之失禮亦見矣

穀梁孟子者何也昭公夫人也其不言夫人何也諱取同姓也 此亦公羊之義也

冬十有二月螽 螽公羊作螽左傳冬十一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螽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曆過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公羊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

此癸十二月書螽之義也按周正十二月為夏正之

十月不宜有螽此公羊謂之不時記異也而如左氏述孔子之言則司曆失閏之過耳夫曆法五年而再置閏不應日御失職至是况明年復書十二月螽又安得失之又失乃爾乎呂氏謂此年十二月書螽恐不專為失閏家氏亦謂左氏所錄疑非聖人之言蓋亦不可據以為正矣

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岳

罕公羊作軒岳巖同左傳十三年春宋向黹救

其師鄭子騰使徇曰得桓魋者有賞魋也逃歸遂取宋師于岳獲成離郟延以六邑為虛○六邑曰彌作曰顛丘曰玉暢曰戈曰岳曰陽也

公羊其言取之何易也其易奈何詐反也

易去聲下同○此癸書取之義也反猶報

也前宋詐取鄭師今鄭復詐取之也

取地以師取師不可言也

此亦癸書取之義也師以取地以師取師不可言也

故曰宋病矣

夏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左傳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

公羊吳何以稱子吳主會也吳主會則曷為先言晉侯不與夷

狄之主中國也其言及吳子何會兩伯之辭也不與夷狄之主

中國則曷為以會兩伯之辭言之重吳也曷為重吳吳在是則

天下諸侯莫敢不至也

此癸先晉侯于吳而又書及吳子之義也疏曰經書公會晉侯諱為吳所主也

即言及吳子者諱而不盡也以晉大國尚汲汲于吳則知天下莫不至矣

穀梁黃池之會吳子進乎哉遂子矣吳祝髮文身欲因魯之禮

因晉之權而請冠端而襲其藉于成周以尊天王吳進矣吳東

方之大國也累致小國以會諸侯以合乎中國吳能為之則不

臣乎吳進矣王尊稱也子卑稱也辭尊稱而居卑稱以會乎諸

侯以尊天王吳王夫差曰好冠來孔子曰大矣哉夫差未能言

冠而欲冠也藉籍同○此發書吳子之義也祝斷也交身所謂

裸以為飾襲猶守也將冠服玄端以易俗守禮恐

群臣不從故欲因魯之禮與晉之權而請行之以魯禮天下所

宗晉權天下所服而得以守周禮制也夫專主盟會疑于不臣

而導制尊周則進矣冠有上下之差猶爵有王侯之等易天澤

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夫差未能言冠而乃欲冠以遵典制

即君臣上下之等亦具其中矣

故大之也辭尊居卑見吳語

秋晉魏曼多帥師侵衛魏下公牟無曼字

公牟此晉魏曼多也曷為謂之晉魏多譏二名二名非禮也此

書二名之義也然傳義

蓋不知闕文而為之詞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孛字音

公牟孛者何彗星也其言于東方何見于旦也何以書記異也

此發書孛于東方之義也注曰不書

所孛之星者且乃見孛眾星微沒也

十有四年庚申春西狩獲麟左傳十四年春西狩于大野叔孫氏之

車子鉏商獲麟以為不祥以賜虞人仲

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

之○車子微者鉏商名

公牟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獸也然則孰狩之薪采

者也薪采者則微者也曷為以狩言之大之也曷為大之為獲

麟大之也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

曰有麋而角者孔子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西狩獲麟孔子

曰吾道窮矣此發書西狩獲麟之義也薪采猶言采薪也按左

傳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為不祥而賜虞人

魯哀公

杜註謂虞人修其常職之狩而因賜之也此傳乃謂樵採獲之而大其詞以為狩則所謂以賜虞人者何以通哉視斷也以二賢之死起吾道之窮也春秋何以始乎隱祖之所逮聞也所見異詞所聞

異辭所傳聞異辭何以終乎哀十四年曰備矣君子曷為為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則未知其為是與其諸君子樂

道堯舜之道與未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義以

俟後聖以君子之為亦有樂乎此也此因以發孔子之作春秋與後之君子治之之義也

異詞謂親見于已一也得聞于祖二也又傳聞于祖以上三也備者其變備也始之于隱公之攝位卒于哀公之獲麟其諸歷之變故備矣君子謂後之君子為猶治也上道謂道之也末之言終也制猶定也成也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而君子樂之堯舜之道而無患其未知治春秋也夫堯舜之道而君子樂之堯舜之預知于君子者成春秋以俟後聖則孔子亦知君子之治之亦有所樂乎此也可知矣曰去知曰其諸曰不亦曰亦有皆傳謙不敢質言之詞

穀梁引取之也狩地不地不狩也非狩而曰狩大獲麟故大其

適也其不言來不外麟于中國也其不言有不使麟不恒于中

國也此發非狩而曰狩及不言來不言有之義引取亦樵採之意也狩地如桓四年公狩于郎是也適往也言來言有如

莊十八年有蠆二十九年有蜚昭二十五年有鸛鶴來巢是也

